目錄卷之上

野乘　撫松小說
時政錄　荷潭破寂錄
白沙日記　白沙行狀
朝野記聞　眉叟記言白沙李相國事
魯西集　崔氏九逸傳
混定錄　錦陽尉朴瀰撰白沙行狀
日月錄　銀臺日錄
龍洲集鄭碑己丑錄
桐巢錄
安氏手錄

校刊東南小史序

夫天地之大而寒暑災祥有不得其常者何哉人固不得無憾於此也竊嘗論之天道玄遠久而後亦有報應盖亦莫之致而致也今人有不耕不穫而覗天夢夢幸望其雨粟又有今日行一善事明日責報於天曰爲善無報者皆妄也苟使雷霆日轟轟繞天而爲惡者擊之爲善者則日與之富貴福澤天亦曷勝其勞擾哉國朝士禍之酷至於己丑之獄而極矣天生善類若將陶鑄一世而又生鬼蜮之毒子光誣國史袞貞傚讖文子光袞貞合爲一人釀成東南之禍而張羅設穽芟夷殆盡噫神天俯臨忍使善類就戮而黨人之計得售於巖廊之上是則可謂有天道耶雖然尺霧障天不

能戲太陽之明重陰遍宇窮泉之一雷猶復回聰回悟榜罪人於
朝堂襟紳齊顙泉下之幽寃始伸繼絶之命斷自 宸衷又有責
德之忠而趙氏眞孤得脫於屠岸之手是則可謂無天道耶洌水
丁公生二百年之後裒輯朝家文字及野乘所載作東南小史
蓋自東南諸公居家立朝行義之可紀者以及黨議之分朋獄事
之鉤連 聖朝昭雪之典士林尊衛之論莫不紀載而瞭然如見
當日事使夫千載之下無所逃其善惡是則天之有應於久遠之
後而人之所憾於天者始渙然矣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此聖
人之大權也竊謂此史之作而東方之爲人臣而黨惡而戕
善者亦足以知誡也李君炳夏及奉丁公史方潔梨以壽之而

踵六百里請余梳洗且謁弁文余嘗為東巖李公狀其行而悲之今亦不可辭也奉讀而丁乙之敬書于篇首

太上涉方後四年辛酉孟冬仁州張錫英謹序

東南小史序

不佞少嘗侍家大人側獲聞東南兩先生家禍孔酷而其詳得之於洌水所輯小史中矣古有光山李氏號東巖南溪以同氣生於明宣朝右文之世文學清望爲一代所推重而當東西論橫潰之時出八 經幄每以 王道陳達振綱紀合邪正爲己任欲回趙靜庵舊政少無苟合之意則不悅者多恰受一邊人睢盱必憝之勢也適會己丑之獄出於縉紳之間而彼平日不逞之徒乃翔舞焉謂此時可乘四張機牙百方羅織一時賢士大夫稍有聞望者混被橫罹之禍則如二公先被綱打之患亦必然之勢也一門老少虀粉靡遺士林遘禍古今天下寧有若是之慘且酷邪天道

無知於斯可驗而百世之下猶令人氣塞莫省所究也後雖有雪
寃復爵貤 贈旌表之時眞孫隱逃無聞故綫絶之 命出於
仁廟榻敎而螟嗣雲仍其支也如弱線之延其居也若晨星之望
湖鄕古家尙傳東南之號者是可曰天道有知耶浩刧滄桑杞宋
之文獻無徵後之君子亦或有尙義氣而致景慕者収拾遺粉餘
馥爛紙鈌文以成若干篇者無論公私文蹟間多傳訛未可以盡
信矣故冽水丁公題羅旻所撰秀巖誌之下云原編諸條其曰出於
野乘云者黨論以後不可憑也者儘非虛語也先李門族自經禍
變後殆三百年零替不振逋來始以東南事蹟之在人者錄諸梓
以徵諸後商量多矣歲辛巳春東巖后孫承弼持其族人遠基之託

而來訪僻湫盖洌水所輯小史一巻謄在几上者畧有謏見之僭
加添録未免錯雜而亦嘗寓目於各人文藁者有意未録不爲不多
矣今茲事役三百年未遑之擧也敢以平昔氣類之感間嘗竊附
己意多方考據用史家書例書頭每用上國年號　本朝世次月
日以表章之始言黨論之相角中言獄事之滋蔓末言龍案伸理
之事而雜出於各家傳記者既刻之出於朝報者畧畧抄録以成
書四編亦或有遺文漏蹟之可以添入者至如立祠升享時文蹟
可攷者以成五編盖倣洌水所輯而畧加更互推演則其於考校
之名茲不敢辭焉

辛巳二月上浣後學順興安世泳謹序

東南小史卷之一

洌水丁若鏞 輯

大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我中宗三十九年]李東巖公生于外鄉海南白蓮洞尹氏第[公母夫人尹氏橘亭衢之女] 諱潑字景涵東巖其號也 李氏光山人世居光州泥塲萬山長子洞公徙居南平元積洞今其遺墟在砥石江上提學仲虎之子[見李氏家狀]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我明宗五年]南溪公生諱洁字景淵潑之弟也公之兄弟生而至孝父母素多疾病兄弟衣不解帶常侍側藥餌飲饌未嘗委諸婢僕[見金時讓荷潭錄] 公兄弟四人長曰汲季曰湲同居一室友愛篤至人無間言

隆慶元年丁卯（我 明宗二十二年）南溪公年十八中式年進士

隆慶二年戊辰（我 宣祖元年）東巖公年二十五中增廣進士（同上）

萬曆元年癸酉（我 宣祖六年）東巖公年三十魁謁 聖文科

萬曆二年甲戌（我 宣祖七年）秋七月以李潑爲吏曹佐郞潑少志於學立心不苟頗有淸名李栗谷珥方爲當路出身未幾郞居淸要人望甚重（見石潭日記）

潑爲人重厚嚴正自少有志於學術遊傷庵金謹恭習靜閔純門與崔永慶敢親洪可臣許篈朴宜尹起莘金榮一金宇顒輩爲同志之友皆以遠大期之及捷謁 聖壯元華聞藉藉旦拜銓郞扶植士論欲回趙靜庵舊佽出入 經筵每以王道陳達振綱紀分

邪正爲己務少無苟合之意見耕一錄

時沈義謙金孝元角立之說日益盛朝論紛紜大司諫鄭芝衍問于李珥曰議論橫潰將何處置珥曰此由銓曹不得人故也但當靜而鎭之終不可駁擊惟朴謹元所爲不厭衆心此可 啓遞而銓郎有闕矣若得公平之人補之政事得體而仁伯自求外則庶可無事芝衍深然之欲只駁朴謹元以僚議欲悉駁銓官其論甚盛芝衍不能抑蓋吏曹郎李誠中許篈皆孝元深友故欲擊之以殺其勢於是悉遞叅判以下年少士類多疑畏恨見石潭日記

萬曆三年乙亥宣祖八年東西黨起先是朝廷懲於乙巳之禍擯排外戚已甚至是沈義謙目之爲西金孝元目之爲東右義謙者鄭

潑尹斗壽張雲翼李海壽皆戚里也右孝元者李山海許曄李潑金應南白惟讓皆名流也餘外諸人不可盡記以東淸西濁僉優沈劣互相傾軋見安鍊石論黨源流

李珥爲調停之計言于相臣盧守愼建白兩人補外之說以弭議爲開城留守孝元爲三陟府使兩黨論互相愈激東人以珥倡爲半是半非之論指之謂沈黨時鄭汝立登庚午科棄官歸鄕以讀書爲名時往坡山與李珥成渾相從論學珥渾稱許於士友間以此汝立名重朝野一道多士聞風出入其門至以竹島先生稱之見李廷龜月沙集安邦俊己丑記事

萬曆四年丙子我宣祖九年春二月李潑遞銓郎李珥棄官歸鄕

朝論便激欲深治金孝元珥極力止之且引李潑爲銓郎時輩欲以尹晛爲銓郎珥心知晛不合於銓曹而爲調劑故不敢止且以爲李潑在銓必能制晛之行私及晛爲吏曹潑適以都丞旨知吏曹與朴謹元同婚有相避之規故事只以都丞旨改知他曹而吏曹不遞政院請改謹元知他曹 上曰李潑非不可遞之人也遂遞潑晛始得用事 見石潭日記

李珥謂金宇顒曰李潑清名爲世所重故儕輩恃李潑而輕肆矣宇顒曰將何以救之珥曰而見 柳成龍字 肅夫 宇顒字 景涵叙于要地則可救矣宇顒曰公亦去矣吾等雖多何益 同上

珥見朴淳之曰許篈安出珥曰柳成龍金誠一歸鄉不來想必有

聞言所動此人須白　上特召而金宇顒近被主上疎待亦白
上引入　經幄與李潑輩持時論而李洫亦不來亦請　特召如
此裒合人才而用人之際權衡平正使人不得橫議務在調和鎮
定如此一二年則朝廷請矣[註]
萬曆五年丁丑（宣祖十年）南溪公年二十八是歲擢廷試第二名人
望與其兄相上下後歷官議政府舍人弘文館應教大司成
東巖公兄弟性狷介嫉惡太甚不少假貸時鄭澈猖狂酒色凌蔑
禮法簉列赴權者靡然從之公常以澈為索性小人澈長於南溪
十四歲而南溪不甚尊敬嘗嚥面拔其鬚澈即吟曰数個疎髯君
拔去老夫風采更蕭條三笑出去世傳以為公之禍實萌於此云

見己丑錄及桐巢錄

八月掌令李潑劾罷尹斗壽根壽尹晛職弘文館修撰姜緖於
經席　啓曰士類分作東西二邊皆可用之人也不可捨一取一
云云於是　上已知東西之說矣李潑偏主於東鄭澈偏主於西
二人所見不同皆有人望且憂國奉公爲一時之最故李珥每謂
澈潑二人曰君等二人議論和協同心調劑則士林庶可無事言
之甚切澈猶因所見與潑之交相與作持平之論而東人喜事者
終攻擊西人之不善者以防後患皆以斗壽三父子爲邪魁決意
去之惟柳成龍與潑不從矣金誠一聞珍島郡守李銖運米賂斗
壽兄弟及晛家甚怒於　經席　啓論貪汚曰田應禎雖受罪而

厥後亦有識米行賂者貪風未戢矣 上遽問曰是何人誠一倖然對曰球島郡守李銖也弘文館劾遞金繼輝李山海拜大司諫於是兩司憤激大司憲朴大立持論尤勁掌令李潑袖出彈文毛舉三尹一家隱慝不復推究虛實一一上達醜詆無所不至自上諭以東人攻西為不公又以繼輝黨西為不是於是士類出繼輝為全羅道觀察使皆指為不吉之人朝廷騷擾而傍觀者皆曰為東西之戰不以為公論惟東人自恃為清流而慷慨日甚鄭澈與李潑議論大乖東人頗斥澈為小人東西更無相合之望矣 見石潭日記

謹按朝廷之上見識為大無識見則雖賢亦敗事今者士類之戰

皆出於不解事一不解事而金誠一發其端二不解事而金繼輝激成士類之怒三不解事而李潑列數三尹一家之慝不究虛實而醜詆之四不解事而鄭澈與李潑牟激永絶東西相協之望自是之後赴東者日起爭出新論而流俗舊臣曾棄於西人者乃居要地招權釋憾峻其議論自明貢忠於東而西人則雖善士皆不見容清名之士反與流俗爲一而清濁混雜無以分別矣嗚呼金誠一固不足多責以繼輝之疏通李潑之重望鄭澈之剛直猶不免同歸於誤事豈非命耶（上同）

時兩司將請治李珥之罪不果去年冬李珥在坡州白仁傑在京欲上疏極論時事兼進保合東西之策而恐其辭不達意通于珥

使修潤之珥乃依其言畧爲一丈字以送之至是年夏仁傑始上疏珥負時望東人意珥必扶東人之勢而反上疏譏誚東人東人甚怒至於李潑柳成龍輩亦不能平 同上

弘文館將處置金字顒時爲校理大言曰宋應泂必是小人也欲乘此機會陷害君子也當劾遞憲府及應泂而獨大諫以下可也同僚不從爭辨自午至昏字顒極言竭論曰處置失宜則吾等亦將得小人之名豈可爲一宋應泂而皆陷於小人之域乎同僚多右應泂議久不決副提學李山海應校李潑依違兩間乃爲兩全之計 同上

鄭澈謂人曰時論至於攻叔獻則尚何言哉自今東人安得爲士

類乎於是東人愧屈不能肆意攻西而金宇顒李潑因發詞劄之論稍抑東人浮薄之論庶有和平之望識者以為李珥之疏雖見沮抑而不為無助云 同上

萬曆十一年癸未 宣祖十六年 李栗谷珥為吏判肅謝 上引見慰諭珥曰當今人物眇然文士中可用之人尤為難得鄭汝立博學有才此實可用但有淩厲之病耳今者每為注擬而不落點無乃有讒間之言乎於是汝立為修撰汝立嘗稱道栗谷曰未熟底孔子 見宣祖時政錄 金時讓破寂錄

栗谷與東巖公書曰沈金區々之辨有何大關乎置而勿問只觀優劣用舍可也安有以一二人之優劣而舉士林血争乎今當主

論曰沈也雖無形現之過旣是外戚又與士類相失此當只保爵
祿而不可更處要地三尹斗壽根壽父子大忤士類不可更叅清選其餘
西人隨才授職少無猜妨東人之議論過激者裁而抑之乘時傳
會者斥而外之云云當是時東西攻擊轉加一層見野乘
西人之言曰李潑於栗谷始合而終貳爲反復此則不然栗谷始
爲調停之論及其再入則偏於西論東巖不得不自貳是反復之
本在於栗谷反咎東巖可乎同上
東巖公兄弟從宦在京遭先考副提學公喪常以不及終天爲至
恨弟漫過中祥而卒奉養母夫人誠意愈至兄弟迭侍左右不忍暫移時
上眷方隆雖黽勉入朝亦未嘗同時並出家傳故老言公歸覲

一日謁家廟仍侍母夫人側夫人憑近堂梅柳鳥聲亂耳故因使

伐其樹其承順之道多如此云 兼李氏家狀

公爲省母夫人自京歸途中有詩曰南路迢迢島外分長安西指

日邊雲朝來記得中宵夢半是思親半憶君其愛君愛親之情發於

吟咏者如此云 同上

公先世連擢科第並躋清班公嘗聯疊紅紙爲十帖屛幛每於祀

事設中堂以示子孫以勗忠孝其含戀國恩思欲報效者素所蓄

積也 同上

萬曆十二年甲申 我宣祖十七年 正月十六日李珥卒汝立始趍附於

東人於是西人擧端兪起悳公兪悳甚 又曰及栗谷卒汝立附于

李潑兄弟反攻栗谷[illegible]

萬曆十五年丁亥[二我十年 宣祖]倭變起于全州府尹南彥經請汝立討事汝立一號令之間軍民奔會與戰後者汝立分部諸軍各定領將皆是大同契親切武士凌□自錄[同上]

汝立氣勢威壯論議風生開口則不問是非滿座嘆服[同上]

萬曆十七年己丑[二我十二年 宣祖]是歲士禍作[成渾浩文潛牛溪子也 上尹海平書以己丑獄為士禍口張谿谷撰白沙行狀亦言己丑事曰會士禍起網國潑為禍首其為士禍云者蓋亦當時公共之論也見桐巢錄]

九月李潑棄官歸鄉

十月初二日黃海監司韓準密啓入來是夜 命三公六卿承旨禁府堂上入對復 命入直摠管及上下番玉堂皆入侍備檢

閔李震吉勿入以秘狀下示乃安岳郡守李軸載寧郡守朴忠侃
信川郡守韓應寅等上變事也全州居修撰鄭汝立謀叛為魁首
其同黨趙球安岳人密告云於是分遣禁府都事于海西湖南 命下
震吉于禁府震吉汝立甥也見時政錄
初八日黃海道罪人等拿來 命於殿庭鞫之領相柳琠左相李
山海右相鄭彦信判府事金貴榮等同鞫同上
初九日兩司 啓李震吉請削去史官依 啓同上
十一日判敦寧鄭澈自幾甸楊根入來 肅拜後上密劄乃指捕
逆賊京城嚴戒事也 答曰益見卿忠節當議處同上
十四日 命遣督捕御史丁允祐李大海鄭叔男等於三南

同上

十五日安岳水軍黃彥綸方義臣等拿來被刑見李白沙日記

宣傳官李用濬內官金良輔馳至全州時汝立與其子玉男及邊涘朴延齡之子春龍匿于鎮安竹島縣監閔仁伯領官軍跟捕圍住見汝立等環立巖間仁伯欲生擒諭以　王命戒官軍勿害汝立先以刃斫邊涘郎死又斫玉男及春龍不死仆地因以劍柄植地自執刃刎頸聲如牛吼卽死遂獲其尸尸及玉男春龍以來云海東野言

十九日　親鞫玉男春龍俱服玉男時年十七問汝家往來人供曰羅州人吉三峯吉阜韓憬泰仁宋侃南原趙惟直辛汝成海西

金世謙朴迎齡李貴李光秀朴枇朴文長邊崇福等十餘人常來訪池涵斗反僧義衍不如其所來涵斗常在家間衍僧日夜同處迎齡欲探京中消息後仍往海西云云皆就捕不服而死 同上

王男生而神采俊秀重瞳而兩肩有痣如日月狀汝立崩逆蓋侍此子云供曰吉三峯多力如盤之石以手攻破問郎李恒福不能即書王男曰何不以如盤大石奉扣即破書之涵斗供曰吳身奉扣盤石四破如電故為徒中之將云崇福在全州則曰邊池在東業則曰白日昇天 亂中雜錄

二十七日磔汝立池等尸于市 命百官序立震吉不服杖斃蓋與汝立書中有主豈日甚等語 命斷以逆律 朝野記聞

權停禮受朝賀告 廟頒敎百官加資級
敎書曰春秋著無將之義王法至嚴漢家重不道之誅罪人斯得
玆當鯨鯢之戮合霈雷雨之施予以寡昧之姿叨守艱大之業嘗
臨廿載之淵谷庶圖萬姓於陶甄豈意逆賊之魁乃出搢紳之列
賊臣鄭汝立惡甚梟獍毒逾蛇虺襲竊詩書有同莽賊之欺世誦
張符讖敢畜山童之姦謀圖忘卵育之恩欲逞噬齧之計乃與邊
涘朴文長朴延齡金世讓李光秀李眞村應達方氣臣黃彥綸等
相通昏夜已涉歲年結沙門而聘妖假王函而惑衆布凶肆於都
下謂武庫之可焚遣武士於山中睨檀基而欲擬矯旨而剪方伯
我閫帥分符而搆圻郊取江倉奸計益深禍幾垂發擬殺本兵之

長惡欲何為將揮犯闕之干戈事且叵測在從臣而居群盜之首混冠裳而懷猰狗之心亂賊何代無未有甚於此者凡民罔不憝皆可得以誅之縱失悖暐之伏辜已快逆敦之鞭斬肆將汝立等凌遲處斬云々於戲天網不漏既正罔赦之刑輿情共欣式舉維新之典（大提學李陽元製進）

鄭澈素與士類相失至是指嗾京外無賴輩搆誣清流鍛鍊成獄無所不至（見朝野記聞）

時宋翼弼以安相家推奴事逃往海西變姓名自稱趙生負日夜惡東人痛入骨髓翰弼誑誘海西愚氓曰全州聖人生焉乃鄭修撰也與吉三峯相知往來而三峯勇知無雙亦神人也爾等若往

候則官爵自至校生邊崇福朴進齡等若干人信之往謁汝立歟邊送之於是朴忠侃馳往安岳謂李軸曰汝立謀叛已著速圖之軸拙者甚難之又往信川則韓應演神者知其幾飲酒佯醉忠侃不得開口如是者再忠侃遂劫李軸恐應演報監司狀 啓則朝野震動 上聚大臣曰予知汝立之為人何至於為逆左相鄭彥信徵晒曰豈有此事雖然不可不拿鞫西人皆曰汝立心術則不正豈有叛逆之理乎時謀逆愚氓數人海伯韓準密著枷上送自上親鞫則皆丐乞窮民 上笑曰汝立雖叛豈與此輩同謀乎仍問曰爾輩為叛逆乎曰叛逆則不知欲為叛國也又問叛國何意曰衣食有餘云事狀不實卽欲放送而姑待汝立之來汝立亡

命逃躲至鎭安竹島別墅自刎而死崇福從其尸傍亦刎死桐巢錄
於是大禍起西人崔滉東人喪氣盖 上厭苦西人擬注李山海
爲吏判十年西人散在閒地氣色蕭索及起逆變之後彈冠相賀
東人自退西人居其位報復私怨無所忌憚見掛一錄
逆賊文書中有祭文七張列數 君上語極凶慘鞫廳不忍上達
只以不忍見聞爲 啓 上震怒凡平日崇奬汝立者皆坐之見曾
西集
二十八日領相柳琠卒 傳曰大臣卒逝不勝驚悼因逆賊推鞫
勤勞國事予失股肱不勝痛心初汝立叛背李珥阿附時論反覆
之狀西人常懷痛憤今爲逆賊西人崔滉相賀且自甲申以後西

人為東人所攻不容於朝者凡五六年積憤之餘無識鬼蜮之輩
相與抵掌大喜以為逆賊出於東人自後東人無復有振起之路
以汝立為陷阱公然倡言曰某乃某族某是某友於是不惟與賊
親厚者自以為必死雖不知逆賊面目者名為東人則勿論朝士
儒生舉皆有疑懼之心氣像之愁慘不忍見聞梁千會適上京首
先上疏見混定錄

十一月初二日生員梁千會疏曰臣家湖南詳知賊情當初自附
於讀書之流李潑兄弟往來南中與之相結時李珥成渾負重名
而潑洁方共尊崇故引而薦之出入其門珥沒之後汝立首為倒
戈與潑等為擠陷忠賢之計故原其賊之所以至此亦由當路之

臣交通締結聲勢相倚故汝立身雖在外遙執朝權勢焰熏灼惟
意所欲無復忌憚於是陰權用事之臣乃主推刷之義使國內疲蕩
然後陰嗾銓官之親昵者使圖海西佐幕之任以爲起事之計聯
絡不成則又囑奉使之臣一時畿府尹判官欲爲乘虛作亂之計
朝臣隨其術中承望風旨初聞此變專事營救或以爲李珥弟子
誣告生事或以爲汝立爲人忠貫白日至以韓準爲非惟其朝議
如此故權堪等乃敢稽緩捕捉疏漏太學生據疏營救推鞫之官
盤問不實外言藉藉億守招辭京中相切往來者非獨我也云則
鄭彥信令速痛杖累不省問恐露端緒一向掩覆今逆賊之結爲
死友相爲心腹如李潑李浩白惟讓同宗親密如鄭彥信鄭彥智

者循伴食中書出入 經幄揚揚如平日門生親舊方且因緣而
獨於朝臣晏然無一所問是王法獨行於疏賤而不行於貴近也
趙憲妻上封章切摩貴近原其本心實出於忠愛而得罪甚若
使逆賊之徒甘心快意其斷喪國脈摧折士氣亦已甚矣宜亟召
還以賞忠言 答曰梁千會疏章嗚呼曉矣大加嘉奬上同右當意此疏自
質曰詳知賊情豈君子之所爲乎其自爲身謀亦妄矣柳亦天稱士林生此淋尾輩以啓日後讒覆之害耶如見日月録
於是鄭彥信上疏自明辭委官曰臣與逆賊趣舍異路年輩亦敵
京鄉相懸其無過從之雅國人所共知 答曰儒生之言何足數
焉宜勿辭見龍洲集鄭碑己丑録
吏判李陽元上疏辭職擬汝立黃海都事時銓官故也疏畧曰與汝立平生不見面

目廡官注意之際只循舊例云云　答曰卿則不然千會之疏乃
億度之說予已知矣安心勿辭
初四日禮曹正郎白惟咸疏畧曰臣積戾辜恩退伏田間國有逆
變不敢寧居収召魂魄再入脩門云云乃陳推鞫之官盤問疏漏
臺諫循默之狀乃金字顒李潑李洁輩與逆賊交契偏黨私護佐
郎金憑家在全州與逆賊素相親密嘗救於公朝人心駭憤主勢
孤立邪議橫流賊黨雖誅餘憂未艾云々　答曰汝眞白卿之子果
有後矣汝之先卿老而不忘君左右於予汝則以年少之人何爲
退在鄕曲此則汝不及先卿矣當此國危之時自今以後更勿去
予將用汝此輩情狀予亦盡得矣（見己丑錄）

傳曰自變作之日右相所爲多有未安者然大臣之位予何暴擧而形於辭色自初推鞫疎漏予已疑訝千會之疏亦已晩矣今反上疏以辨辭語亦多未穩至曰不通書札其謂予無目耶封書於政院曰未知此某人書至曰悠悠時事欲陳支離又有可笑等語如是而尚可謂之不親厚不通書札修歸許多辭說耶身爲大臣乃敢面瞞乎予不勝痛憤予非不知早發此等書而念處多矣豈計不及而不爲乎二十年待大臣之節因此盡喪尤爲痛甚政院見之謄書還入

初七日兩司 啓曰鄭彦信金宇顒白惟讓或以族屬或以交友或以聯姻與賊俱有相厚之分不可仍在朝列請罷職右議政鄭

彥信曾與逆賊有同宗相厚之分通書問信非一再而身居台鼎天
日之下敢以不相通信歸詐欺罔君父蔽護已罪之狀昭不可掩
請命斥退院 啓別兼掌李瀣李浩并依 啓
初八日鄭澈拜右議政爲委官（代鄭彥信）成渾爲吏曹參判（代鄭彥智）崔滉
爲大司憲白惟咸爲獻納
十一日惟咸劾進兩司特竄金宇顒於會寧
傳曰宇顒汝立結爲心腹朝廷之事無不相議予之無心答說亦
皆同聽臆度君心潛通汝立觀其情狀有同鼠子此人予知其反
覆小人而不料其情狀之至此大鎭定配時宇顒兄宇宏（前大諫）臨
路送別握手痛哭宇顒顏色怡然曰兄過痛余心不寧就道到鐵

嶺伯趙憲自北出來憲曰甫夫到此悔否宇顒笑答曰公論後世而定豈可以一時之刑罰劫之耶見耕一錄

十二日鄭緝汝立之姪招以爲鄭彥信鄭彥智洪宗祿鄭昌衍李潑李洁白惟讓同心親舊　命親鞫鄭澈　啓曰朝紳交親逆賊不過好而不知其惡而已天下寧有兩汝立乎見時政錄○陰以誅殺外施寬大其言亦詐其信之好詐之態可見

命彥信中道付處彥智江界宗祿龜城潑鍾城洁熙川惟讓富寧遠竄昌衍放送

時賊魁旣死又不得所謂吉三峯者諸賊所援雖多旣失其本故其時論罪者多出文書之中見日月錄

彦信賓對初以門黜中以付處終以竄配李貴當時之一布衣抗言鄭政丞坐與賊相知者甚寃不憚以身爲質徒步往坡州力請成渾上疏救解事雖不果可謂不黨之君子 見龍洲集碑

時臺諫論彦信以欺罔成渾抵書於當路曰大臣以一言失實遂被重辟有損王政宋朝未嘗殺一大臣仁厚可法其論遂寢 牛溪謚狀

潑配鍾城路遇安敏學語曰人生世間未能爲孝子忠臣反受逆名他日地下何面目見師友乎 見掛一錄

緝臨刑大呼曰㕘我以多引人則汝可活今日何殺我 見龍洲集

十二月初三日府 啓行護軍洪汝諄陰險且巧縱恣無忌娼嫉陷害是其常性到處濫刑戕殺人命其居官貪虐之狀難可勝言

鄭彥信付處 傳旨擅自增減其情叵測請罷職不叙行護軍丁胤福前校理宋言慎與逆賊交厚前佐郞金弘微極力推薦李震吉前縣監韓浚謙前佐郞朴承宗前著作鄭經世引進震吉於史局而獄事未畢遽蒙叙 命請還收 答曰依 啓洪汝諄事不允

獻納白惟咸劾洪汝諄不 允洪汝諄女弟入內爲 御嬪故也見日月錄

初四日院 啓水原府使洪可臣與逆賊交情最密與李潑兄弟互相推獎請罷職承文權知正字素無名稱而叅史官薦請削去

依 啓

兩司合 啓及第鄭彥信變作之初 榻前面對之際已有營護

逆賊之意反參鞫之時亦有終始眩亂之迹至以推治元告爲言欲使獄事稽緩請遠竄反爲任國老參鞫之時附會彦信多有營護逆賊之意獄事疎漏亦由於此人請門黜依 啓彦信配海南

初七日趙憙擬典翰望 傳曰不可輕易除職

初八日柳成龍以名出於白惟讓之招一作名登臺疏上疏自列答曰賊招何干於卿卿金玉佳士卿之心志可貫白日予之知之者久矣

傳曰故執義李敬中爲吏郎時當逆賊有名稱知其無狀極力排之不通淸顯之路竟被論劾其先見之明不下古人其追贈判書賜美謚時 上問逆臣曰汝立凶變無一人知之乎柳成龍曰李敬中嘗塞其銓郎之薦其時臺諫反駁李敬中 上遂命特贈爵

論其時臺諫鄭仁弘朴光玉削職見日月錄○是後仁弘遂與柳成龍有隙

初十日　傳于左相李山海曰逆賊出於縉紳之間此大變中之大不幸也言官論劾交結人則誠是矣但近觀氣象似有波及之漸甚非予所喜其或泛然相從此人之常事也若乘此機或平日言論異同者皆指以斥之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卿可力止之不聽則面對直　啓周旋鎮定之持平黃赫避辭曰自　上下相臣之教其欲鎮定之意至矣今者逆賊出於一時所謂名流其平昔締結推奬助其聲勢醸成此變者揆以王法自有其罪言官舉所聞次第論列其波及之患臣等亦嘗有慮況四五年來朝著不靖收司之錄一節深於一節至於師友姻婭之親並被中傷皆扼腕而

不敢言久矣當此更化之時孰敢以言論異同乘時傾軋以為自陷小人之覆轍也哉其間如有貪虐大段無狀之人則不得不隨罪按劾臣欲陳達大司憲崔淑答語不遜待諸臣如郎吏云云大司憲崔淑掌令尹遲沈喜壽持平申磼皆避嫌蓋赫欲駁洪汝淳而淑不從　上命遞赫答淑避辭曰赫之言不過敎行而其心已露予安得不遞見時政錄

十二日樂安校生宣弘福招引李潑李洁白惟讓又曰李震吉得讖書於柳德粹善山府使處云云潑洁惟讓自配所再拿推鞫李汲德粹亦杖訊見己丑錄

初潑與李廷鸞因在一間潑謂廷鸞曰知人難鄭澈人所畏敬而

吾獨不知至今恨之君嘗無慢悪無死理吾則死有餘禍矣廷鶱
宥潑配鍾城至是又出於宣弘福之招拿還潑在獄謂同繫者曰
吾死不畏但老母在奈何嘆曰愛親者不敢慢於人敬親者不敢
悪於人后悔莫及南望痛哭地黑天蒼見掛一錄
潑初發配自　上有胥從罔治之教讒言罔極禍㶭滔天潑汲兄
霁同死於杖洁追後拿來亦死見掛一錄
惟讓與汝立多有犯上不道之語自　上抹去其甚者下于鞫廳
有曰此人猜忌狠愎又曰此人少無人君之量云上　命斷以逆
律鄭澈曰　經幄出一汝立已是大變惟讓雖無狀豈復為汝立
乎　上大怒以大臣專權為政同上

弘福臨刑呼曰吾罪固當死信聽永善之言陷無辜之人罔恨柰何盖鄭澈使醫員趙永善陰嗾弘福也(一見錄)
於是獄事大張李彥吉尹起莘柳宗智并杖斃洪可臣李潤濱許錡朴宜康復誠金昌一等數十人削黜禁錮金榮一刑二次削職館學儒生稍有名者皆禁錮(上同)
十四日全羅道儒生丁巖壽等應 旨上疏極言李山海鄭彥信等前後誤國護逆之狀又言韓孝純李廷立鄭介清柳宗智柳永立柳成龍李陽元尹毅中尹卓然金應南宋言愼南彥經李彥吉曺大中李弘老李純仁柳夢井金弘微等之罪又曰前縣監羅士忱與其子德明德峻德潤伸救汝立以告者爲誣告場中借述與

賊私語之迹而又德明等使其從弟德顯德憲等作亂乞士之事又曰鄭仁弘與汝立情意甚篤合爲一體又曰癸未三司之文獻贊也有一臺臣念 上有不豫色欲停論洪汝諄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汝諄無君不道中外切齒云云又曰時有賊家文書推搜時益山郡守金穎男及奉使武人等希時宰之意查其手蹟而火之又若爲鏷捕使賊避匿云云語甚張皇 上震怒召山海成龍等慰諭之 命拿致崔巖壽及朴天挺朴大鵬任尹聖金泰然梁山龍李慶男金應會柳思敬柳瑛等十人下王獄 上曰汝等如是詳知何不早來上變 巖壽等所作諸人姜與鄭嚴具議者皆指爲逆黨劉永東翼彌

傳曰來此逆變敢肆構陷之計捏造無形之說陰陳邪謗之[illegible]

相名卿無不指斥必欲空國而後已原其設心將欲何為其凶慘之狀極為駭惻此必聽奸人指嗾的然無疑拿鞫定罪（時徽嗾臺諫及館儒救疏）臺諫累 啓伸救不從諸學儒生崔起南等疏畧曰此人等實出於討逆之義而為狂妄不中之論也徽有形跡而過為揣度者有之涉於難信而指為必然者有之而情理所不近洛下之所未聞者亦且十居一二滿紙辭意亦豈盡是不實者如是故并與其實者同歸不實之地令此湖儒之疏實 殿下使之言也旣使之言又從而罪之則不幾誘之陷於刑戮乎窃聞孝穆之於 成廟請烹大臣徐渰之於 明考願斬倖臣而未聞有加罪之舉今茲岩壽之言其正直切實雖曰不及於二臣而以 殿下包容之量

獨不可取法於先王乎　上優答從之上同

十五日濚在囚中以血書楛正心二字見上同

湖南儒生梁山璹金光運等上疏皆指斥時宰

傳曰人心乖悖至於如此此輩陳疏盡斥朝臣而獨贊右相澈也以

下數人自以爲直言而反露其情狀可哂也趙憲奸鬼尚不畏戢

輕蔑朝廷必將再瑜磨天巔耶如此之人不禀上旨汲汲敘吏

曹判書洪聖民遞差見日月錄

上謂趙憲前後疏出於宋翼弼兄弟指嗾命刑曹捉囚窮推其叛

主逃躱之罪見時政錄

十六日左相李山海待罪　答曰此乃奸人所囑陰試予欲掃朝

廷之計不難知也予欲得其人耳但其言不足數既已面喻而如
是啓之是困我也山海復陳劄 答曰昨聞卿先跡心切驚痛其
後見疏章則有羅州奸賊數人陰作朝廷而其意實在於卿予不
勝痛憤卿忠愼寬厚豈如萬斛之船有古大臣風柳成龍學問純
正盡心國事望之令人起敬又才智超凡實非俗儒及其萬一予
明知兩人視予爲嬰兒弄於股掌之間予不勝痛憤必欲其得措
喉之奸人而甘心焉寧有過中之舉他不可顧也 見混定錄
時三司請治辭連人太學生李春榮等力主陳疏之議吳允謙以
爲鞫獄非儒生所知必欲陳疏則當以明教化使亂臣賊子知懼
等語爲主意疏中畧不舉辭連人名字識者以爲得體

十八日東巖公殞於栲椋眼精安然不變如日月順終命
二十九日南漢公殞於栲椋公老弟持身嚴苦平居未嘗見倦慢
色方幽繫受訊體無完膚氣息垂絶而每當政鞫時必端拱以跪
神精自若言語詳盡李白沙恒福以問郎見之歷歎曰鞫庭供辭不
失銖錙惟景涵一人而已公既栲死士大夫皆喘息屛氣莫敢
顧恤獨許府尹錦經紀其喪具棺衾以葬洪晩全可臣解衣覆尸而
哭之殯殮之節躬親周旋人或戒以波及洪公曰禍福命也吾不
忍以禍故相負也見時政錄
和守夢鄭曄疏有宋翼弼文章學識超絶一世與李珥成渾爲講
磨之交李珥既歿之後李潑白惟讓等仇疾珥渾延及翼弼之欲

寘之死地而後已可謂怒甲移乙之甚者也翼弼之父祀連乃故相安瑭蘗妹子也祀連之母既已從良祀連又至雜科出身則連二世良役且過六十年大限者不得還賤昭載法典而潑等以祀連上變爲安家子孫不共戴天之讐故乘機指嗾蔑法還賤其時訟官或有執法之意則潑等毆遞之至再至三而後始得行其志夫法者　祖宗金石之典也祀連雖得罪善類翼弼雖犯時忌豈可以一時之私憤而屈　祖宗金石之典以快其心也哉按此疏旨意宋之血怨深於東巖己丑之獄出於宋尤無疑 見桐巢錄

宋翼弼者安相瑭家奴也安家族滅安處謹有賤妾方娠逃難隔懷甘丁所付文券以出生子玧 一云珽蘭 既長授其券又遺書囑以復

讐雪寃至　明廟丙寅乃上書訴寃安相始復官宥孥坐及　宣
廟朝乙亥　上採公誦之言　贈謚貞愍致祭
安玧挾券訟于掌隷院時祀連已死寅弼翼弼富弼翰弼與栗谷
牛溪皆爲執友其氣勢權力能駈駕一世以故訟官相繼辭不坐
者殆月餘丁監司允禧聞而憤之故揚言於衆中曰周官八議其
一議賢賢如龜峯者豈可爲人奴乎時論大喜乃以公爲判決事
公出仕翌日即决給安玧并囚翼弼將欲刑之西黨恨其見賣郞
遞公故縱翼弼兄弟使之遠遁翼弼亡匿海西日夜思議必欲甘
心於東人詗知鄭汝立方棄官歸鄉召聚學徒門多雜類又結鄉
里無頼子弟作大同契鄉射飲一世輻湊非先異常於是翼弼以

為奇貨乃變姓名潛蹤賣術於海黃延白之間誑誘其鄉品土豪之富厚踈張者流曰吾卜爾之山相爾之面筭爾之命數三年間當作將相道內某某地有某某者與爾輩同時佐命之人也盍與相從交結又示讖文曰木子亡奠邑興此其時也吾望見湖南王氣方旺爾輩宜急徃物色鄭姓人以讖文告與之同舉大事富貴可立圖也遐裔無識之徒信聽其言奔走於湖南聞鄭汝立之名籍籍一道輻湊其門爭相結納徃來不絕因渠輩酒間相許稍稍發露汝立居湖南而告變自海西起者以此也汝立獄成翼弼丈陰囑松牛客密羅織東人名士網打殆盡者蓋以是也凶人種子世濟其惡以其術詭謀秘擧世尠有知矣 安氏手錄

東南小史卷之一

東南小史卷之二

洌水丁若鏞 輯

萬曆十八年庚寅（我宣祖二十三年）二月以朴忠侃爲刑曹參判李軸爲工曹參判韓應寅爲户曹參判客告人李綏姜應祺加階趙球拜正郎閔仁伯爲禮曹參議因 命錄勳忠侃 啓請并錄推鞫諸臣從之於是錄平難功臣朴忠侃等二十二人兩司論其太過（見時政錄）持平尹洞 啓曰先朝錄勳亦有改於十年之後者曷若正之於厥初之爲愈哉（見時政錄 功臣錄曰八月錄勳）鄭澈遞委官沈守慶拜相爲委官十八日 命罷領中樞盧守愼職 傳曰盧守愼於甲申冬在政府承命薦賢而乃以金宇顒李潑白惟讓鄭汝立薦進此無非

奸賊之輩披見其薦記不覺髮竪古今安有如此大臣乎夫守令犯憲乃坐擧主此何等事而爲臺諫者褒如充耳公論無也此卿予所優待而與亾所繫不得掩覆朝廷從公論處寘

左議政鄭溵右議政沈守慶回 啓伏覩 聖教盧守愼事不勝驚悚守愼蒙不世之遇被無前之寵所當盡心王室爲國薦賢而其所薦賢者率多逆賊流輩方邪議橫行釀成逆竪聲勢之時未嘗有一言禁戢制伏而一聽時輩作弄反自薦擧其罪固難逃矣及其變作之後猶不知待罪而惟以歇后数語泛然陳 啓而退其衰耗甚矣然不過知人不明爲一國氣勢所壓而然也况守愼以四 朝舊臣老病已甚方以腫脹命𦙶如縷自 上待舊臣宜

存終始之義宜 示以寬容 荅曰知道 上同

大司憲洪聖民大諫李山甫合 啓盧守愼承薦賢之 命乃以逆賊膺命當時逆節雖未盡露其兇譎陰邪之狀人或有灼知者而至以爲薦助成逆竪凌駕之心未嘗有一言折其萌蘖而反爲之推引及乎變作之後不以誤薦引咎只以從容處置爲辭請令削奪官職 荅曰罷職連 啓三日不允

初守愼聞逆變詣 闕上劄數行曰逆變起於士林中間虛言從容勑治罪人斯得成渾見之曰字字帶邪臺 啓削出待罪東門外鄭澈使人問之曰相國前薦逆賊今何如矣荅曰各有所見

初兩司以改宗系事請　上尊號白惟咸獨以為不可至是　上
尊號
前忠清監司李輅製述多士出火炎崑岡之賦或疑而不製憲府
以爲四字初非可出之題當治獄之日隱然有不平之意請罷江
原監司金應南與李洁連婚又卜妾其門請遞見日月錄
憲府　啓叅奉尹起莘周流兩南交結逆賊請削　命起莘拿囚
杖死起莘即李潑兄弟道義之交受刑十二次終始不撓○捃一錄起莘之在獄也家人欲行賂
求免起莘曰苟且而生不如死不聽見混定錄
三月十三日全羅都事曺大中以爲賊涕泣行素臺諫論　啓拿
鞫杖斃

初大中以都事巡到寶城聞逆變送其所帯妓相與泣别於是爲賊涕泣之説傳播遠邇諫院欲論　啓黄愼曰不察眞僞徑論未安若以大中為吉士則妄交逆賊必悔悟以為奸人則與逆賊親厚之迹猶恐其見著為賊涕泣萬不近情僚議遂止及愼遞臺諫論　啓殺之見安邦俊日記

初潭陽府使金汝岉以討捕使周行列邑至和順訪大中于其家會汝立自殺之報適至大中曰國賊已得今日設酌未為不可與汝岉終日大醉而散至是大中招援引汝岉為證時汝岉以義州牧使方赴任欲明其寃待命禁府門外鞫聽終始不問加刑大中

見混定錄

四月諫院 啓汝立包藏禍心非一朝一夕之故而銓曹曾擬金堤郡守黃海都事以副其願求之計幾至變生不測堂郎請罷荅曰驗擾不允蓋李山海擬金堤李陽元擬海都黃愼主論劾之

李山海辭職上疏 批荅慰諭備至

時士禍大作鄭澈主謀用事凡朝士有人望者率一切陷入設為三等 見白沙集

五月蔡之穆等投疏告金克禩曾宰光陽時多造軍器助李潑兄弟為不道十四日尹夫人并穉子皆拿囚夫人竟致壓沙而殞三歲穉兒皆囊撲而死金克禩及南溪公婿洪滐金命龍等并就理至壓沙不服而二公之門生故吏奴僕盡施嚴訊而無一人承服

者
見時政記及金克禠家文字及李廷馣日記中廷馣其時問事郎也
一本潭陽生員蔡之穆爲光陽訓導與本縣校生等謀曰前縣監金國
柱靈巖人也與李潑相識以陰助軍器爲名則國柱可陷逆吾等
受賞遂密告于新縣監韓德脩新造僞帖因校擧上疏時國柱爲
理山府使拿鞫而死光陽下吏等鞫問得誣告狀之穆等十餘人
用反坐律皆誅之初李洁已死推治其老母孺子母夫人尹氏年
八十二子八歲俱死嚴刑之下潑母臨刑嘆曰吾子豈有是罪潑
子供曰父平日教兒者入則孝出則忠逆賊之事非所聞也　上
曰此言豈堪出於此兒遂并杖斃洁婿洪濴可臣之子金命龍俱壓膝

門生奴僕盡爲嚴刑無一人承服者見日月錄己丑錄

汲與潑之子長年十二季五歲皆殺死潑母至於壓沙蹕乙巳之

禍未有如此獄卒莫不流涕見掛一錄

同月全羅監司洪汝諄狀　啓羅州鄉所告鄭介清與儒生趙鳳

瑞介清門人往汝立覘基地云云因於州獄未幾臺諫論其與逆賊親

厚及排節義論二事拿鞫見己丑錄

初丁巖壽疏後介清之徒裴蓂等上疏爲師訟冤至是介清與逆

賊遊山之說傳播道內汝諄以眞僞訪于羅州座首柳潑鄉校堂

長辛彭年以爲的實見混定錄

介清供略曰壬午年間本州牧使誤聞虛名薦爲本州訓導至於

再除賦性抗拙不能低昂以小學四書近思等書勤〻教誨逐日
整巾服揖讓進退或有怠慢者罰之以楚其中矯虔不樂檢束者
嫉之如讎如校生洪千璟則至於面辱臣自度誠意不足感人人
亦不可與爲善即爲罷歸其後爲本州書院院長金恐者一二人
不告土主擅削院長終必欲殺之自逆變以來簧鼓譸張羅織構
陷無所不至丁巖壽疏以臣所著東漢節義晉宋清談一節指爲
排節義又出通文謂臣托身於尹元衡家搆出無形之言猶恐以
此不得致死令者又以爲臣與趙鳳瑞偕往汝立觀基地任意增
加罪目至於三度其誣陷必殺之狀昭不可掩臣與汝立雖在同
道一不見面目乙酉以校正郎始見公廳講校纔十日有何親密

實若觀基往來則逆賊黨何無一人發告乎羅州鄉所鄉校有司等一處面質嚴覈言根昭雪冤枉云云 同上

自 上下介清與逆賊書因曰見道高明當世惟尊尺一人而已其所謂道者何道也又 命詞臣將介清著說逐條攻辨榜示列邑 同上

介清書有曰夙欽德義有懷傾瀉鄭澈 啓曰觀此書札介清與逆賊締結正是不虛且所作排節義論惑乱一世禀以節義爲排則必好爲節義相背之事節義相背之事何事耶 見己丑錄

澈嘗以介清爲不測之人至於排節義推問之際介清曰此朱子之說澈厲聲曰朱子朱子汝何知朱子朱子於其師亦有背恩忘

德于介清垂頭不復言其後澈每語及介清必曰介清未叛之汝立汝立已叛之介清見混定錄

介清獄中所畧曰在當時雖智者未能逆料爲逆况臣昏庸豈知包藏凶變哉凡書辭親密則辭煩而無敬謹之意相疏則辭敬而多稱道臣與逆賊書不知好而稱道過當則罪在罔赦不相親密則見於書辭只其二度則非交結往來據此可見節義根於人心之固有而扶持綱紀之棟樑臣雖無識豈不知節義之有關於世教臣前日所著者讀朱子之論固有所感以著其東漢節義之弊而已蓋節義云者明於義理而不蔽於利害之私故其在平昔行於身者既足以君明臣直潛消禍本逆折姦萌而不幸遇患難則不

顧利害而能仗節死義者也若夫東漢之士其大義根於心死生不辨則誠可尚也考諸本傳究其朱子之意則不修職分不務義理汚濁朝廷高視天下常以臧否人物誹訐朝廷競為相尚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評議屣履到門則是乃學生執國命豈可以長保其國乎故臣竊取朱子之意而謂徒知節義之名不知節義之實則其弊或至於矯虛浮誕卒陷於利害之私故政不得其道位不得其人失措於幾微之際而將使小人乘其隙無以為國矣故梁冀之弒質帝李固為相而非但不能聲罪顯戮反聽命受制而隱忍焉宦者之盤錯竇武謀誅而自失其先後輕重之序卒之士類殲滅國隨以亡此皆不務節義之實而然也必也學至明其明

德格致而知其節義之本誠正而行其節義之實則人道正綱紀立雖欲仗節死義自無仗節死義之患矣臣之前日所論節義清談語雖未瑩其實有意於培壅節義根本而反以為排節義此非臣之本心而抱冤無所發明者也 配上

委官 啓覌基之事一向稱寃至欲與鄭能等一處憑閱似為不實而排節義一說眩惑後進其流之禍甚於洪水猛獸請刑推得情 答曰依 啓刑一次後請加刑 命照律初配渭原委官更啓改慶源阿山堡六月到配七月殁 見己丑錄

時介清再出於賊僧性熙招有拿 命而介清已死於配所矣 見混之錄

時寶城居金用男金山重等與古阜郡守丁焰同議告羅州人林
地松廣寺僧性熙與吉三峯留松廣寺三日庵同謀起兵林地以
戰馬賣買事歸順天妻家云云林地一門反寺僧惠熙希性心懷
心净三十餘人反寺傍居人二十餘人拿囚鞫廳　啓曰松廣距
寶城六十里距順天八十里距古阜三日程朝廷方未吉三峯用
男等何不告六十里寶城八十里順天乃告于三日之程古阜守
古阜丁焰之妾即用男山重之妹也其間情狀未能的知焰恐其
獄事不實反坐廹其郡多載綿布行賂禁府獄卒教誘性熙證服
熙不援引諸林自以為與汝立同謀於是諸林皆蒙放惟地受刑
一次定配北邊性熙文書中有密記　上問汝何得之性熙供曰

某年往汝立家瞻望矣 上又問其時汝立獨在乎供曰座中有

客其一忘名乃前谷城縣監鄭介清云於是介清還有拿 命同

月二十六日 傳曰潑等事狀已著證據已悉依律處斷議 啓

禁府 啓惟在 聖斷云云

二十八日以李潑等事收議領相李山海議潑等事臣之愚見亦

與禁府回 啓之意無異惟在 聖斷鑑堂沈守慶議小臣不參

於李潑等推鞫之時只聞傳播之言未知其出於賊口者何如也

但不服既斃之後因賊口議因斷以逆律恐或未盡於刑政大體

伏惟 上裁金貴榮議小臣伏見李潑罪目只係於與逆賊親密

綢繆別無同參逆謀之端今以同參之律追加於既死之身未審

於政刑大體何如也伏惟 上裁委官鄭澈 啓李潑等之罪昭
著已久誅討之 上教至嚴以臣等昏昧固難容贅請廣收廷議
上同

六月初一日二品以上收議黃廷彧俞泓金命元尹卓然朴忠侃
黃琳邊協金貴榮李山海沈守慶任說鄭澈李陽元等議當初既
不承服斃于杖下以證據擬罪遽加重律為未穩崔興源尹根壽
在家收議亦同崔滉方在告不收議權克禮追議亦同權徵議刑
政大體關繫一世勸戒如有分毫未盡之情則人有辭而獄不成
以潑浩平日所為及賊招揣之則潑不服知情隱蔵之律浩有間
於潑若目之以叅謀繩之以上刑則似為未安至於汲未得顯達

之一微官既無推獎醸變之跡有何輕重於逆賊乎混加重律恐
過重 上同
同月羅州梁千頃梁洞等上疏論鄭彥信護逆狀 傳曰彥信欲
斬告者之說公然發說廳中事駭然莫甚於此而朝廷無一言因
儒疏始得聞之是亦可惟之輩也彥信身爲大臣敢肆欺罔其兄
彥智亦欵之此二人者心已無君不勝駭愕鞫廳回 啓彥智此
說傳播已久不以上聞臣罪大矣既已現發不可不問即拾他大
臣議罪依 啓 見時政錄
委官 啓曰梁洞等疏出於草野荒僻之中不無流聞不實之語至
男叔口爛耳乃其一也然鄭彥信斬告者十餘輩之說嘗播都下

臣亦有聞果如其言此乃反獄手段其爲罪狀固難容貸此一款請拾問叅鞫諸臣然後處之爲宜見己丑錄

姜海 上疏曰鄭彦信竄時崔永慶門徒等日來鄭所不以爲嗜而爲賀其志雖測云云 命拾叅鞫大臣禁堂問之金貴榮曰左耳偏聾非高聲不得聞俞泓洪聖民曰彦信以爲此實無根之言若不治則將不勝紛擾斬如此出言者十餘人則浮言自止臣等力排之李山海稱病不來 上命推問 啓曰日久不能分明記憶而監司狀 啓不爲詳盡故詳悉其由急急更 啓事回 啓時彦信之言似發於此時矣同上

大憲洪聖民 啓曰當時之事可駭可痛者非一非再持兩端者

居多與徵臣雖冒推官時或出言人皆反目以視臣與俞泓相顧
咄咄彥信發言之時臣實抗之李山海亦言其不可顧語臣曰吾
見與判尹司彥信再三唱說則山海稍屈曰更思之以直截之則
右相之言是矣彥信請推黃海監司臣言其不可座中亦有言者
其事遂寢山海之啓曰不得分明記得者此乃山海大病之餘昏
忘致此然不能無愧天日在上鬼神在傍欺罔君父何以生為臣
有此懷不能達於推鞫之時又不能陳於論罪之時厥罪惟均請
伏司寇之刑　答曰卿既親見何不即言而今因儒疏多費辭說
甚不合理人言之或左或右不是異事豈可因一人之言而欲橫
嫁於他人乎既為辭職休　啓　傳于政院曰洪聖民　啓辭內

欺罔事政院依 啓回 啓曰以文勢觀之似指山海而以厥罪
惟均之語觀之則恐是自責之語也遂命招聖民對以自責己過
正言黃愼 啓曰邪議横生事機之危間不容髮苟非聖民俞泓
抗言力排則未知國事終何如也假曰聖民之言不無過當不猶
愈於諸人之首鼠兩端者乎今也 譴責之嚴不加於彼而反加
於此臣恐依阿顧望者因是得志而忠直之言無路上聞也彦信
所言同坐皆聞之而李山海獨以爲依俙記憶此雖與稱耳聾者
不同已非直截之言而又以劉辞自明前後異辞大臣告君豈容
如是 上震怒即 命遞職 見時政錄
特拜洪聖民慶尚監司黃愼高山縣監 見己丑錄

左相鄭澈　啓以維未親見鄭彦信欲斬告者之事傳播已久聞之熟矣而因循緘嘿終末　上聞請免　上曰勿辭見時政錄

領相李山海辭免　上優諭曰卿何遽有此呈辭百計圖之卿之態予已知之雖萬人攻之不可信也吁卿去則他相亦不能自全是豈美事勿復呈辭速爲出仕則多事好矣不然人必有悔之者矣上同

追刑全羅都事曹大中右相沈守慶辭遞鄭澈還爲委官初大中臨死以詩呈省庭曰地下若從比干去孤魂含笑不須悲判義禁崔滉欲達委官沈守慶曰臨死亂言何足上達至是滉卒白之

上引對問故沈守慶對曰凡罪人原情供招外餘事更無受理之

例況臨死荒乱之詩乎 上震怒特拿其妻妾子女弟侄大中論
以逆律戮尸孥慶三辭遞上同
禁府 啓曰大中奴事李潑白惟讓恒言李珥成渾可殺與逆賊
交結甚密逆賊自殺之後涕泣行素之說發於公論々以逆律固
不足惜然凡諸前後伏誅諸賊似不無有間 上曰曺大中悖逆
之狀自有其詩而流涕行素渠旣自服別無更議庇護逆賊自有
其律按律施行時將歷勝等刑施於大中妻妾委官與禁堂 啓
曰逆賊與護逆罪有輕重今以護逆議大中而鞫其妻妾於刑政
大體恐有未盡再 啓始 允女人則勿問其外訊之上同
至是禁府 啓梁洞跣云泰仁居房大遂等拿來事發遣羅將到

本縣訪問元無房姓人他無摘發之路恩津縣監趙綱憑問處眞傳曰李㶣等初出於鄭緝之招又出於宣弘福之招又出四伊之招同參事狀不一而足況其平日逆賊締結綢繆合爲一體之狀尺童所知而往來書札不啻如父子兄弟失刑於此則當治何人乎春秋討賊之義身無存沒依律處斬依 啓逆賊分送兵兇於鄭希信之說十分的實未滿一哂彦信聞之亦必不服長箭欲何爲哉況其疏說誣罔百出此不足問不可以此刑推但趙綱以逆賊移書於金孝元爲辭夫逆賊欲爲子弟入學則交友之當道非一何必傳囑於己爲永興之孝元乎當此人心極險之時堂堂國家因外方儒生荒雜之疏推鞫推刑大傷事體必有後弊不如

眞之趙絅除刑推放送虜大進勿論 己丑錄
吏判柳成龍拜右相崔滉拜吏判 上仝
二十日閉門後委官啓　啓禁都自門隙入　啓鄭彦信締結逆
賊欺罔君父不但負宗社蔑君父而已崔鄭爲心腹窟穴云云夜
三更發遣都事李培達七月拿來委官　啓曰推鞫事體恐不當
與凡罪人同大臣鞫於三省無前例可據與他大臣同參按問何
如　上曰他大臣議　啓沈守慶議大臣推鞫無可據之例不可
不推鞫則似不異於他李山海議旣有大臣承　命按問雖不與
他員同參恐爲無妨柳成龍議前所未有之事恐難創開　上命
禁府考啓大臣推鞫前例禁府回　啓曰推鞫本府未有前例康

純南怡之招鞫於 親臨皆非三省可鞫此外無可考之籍 上仝
掌令張雲翼持平白惟咸 啓曰伏見大諫沈忠謙司諫吳億齡
避嫌之辭只擧鄭彦信欺罔締結之罪無一言及於斬告者之說
且曰因其已著之罪而定斷其律令無可據之道其言其意實所
未曉斬告者一事豈不緊重可鞫之語若曰因已著之罪而斷定
云則彦信罪狀昭著於未竄南海之前討悪誅罪自可加之於謫
地何必容下備忘傳示大臣三司而更爲拿致旣而拿來豈有不
爲鞫問遽先斷定之理哉忠謙等雖曰自引嫌而不無裁節緊
語解釋大罪之失云云 上仝
大憲李齊閔掌令申磼議不同避嫌 命遞職 傳曰鞫庭推鞫

原情入啓初下賜死之命諸大臣曰我國曽無殺大臣之事云云

傳曰仍囙從容處之兩司　啓請庭鞫累　啓始允刑一次後

命甲山定配兩司又請更鞫至八月　答曰何如是強執乎彥

信爲人不過不學無識自不覺其陷於大罪耳逆招有先殺鄭彥

信申礏而後舉兵此亦當恕彥信之罪今若強爲更鞫或致撞斃

則必有殺大臣於殿庭之名上下相持之際又或病斃則又有大

臣下獄病死之名皆不爲吉卿等胡寧忍此於是兩司停啓三更

出獄門上仝

傳曰柳夢井爲逆賊所深許則其締結之狀昭不可掩若止削職

逍遙一間人使之高卧鄉園花朝月夕與野老爭席則其爲失刑

問于汝諄汝諄引應祺應祺引金克寬克寬引梁千頃魯西集 己丑錄
晉州品官鄭弘祚言于判官洪廷瑞廷瑞言于密陽教授康景禧
景禧言于金晔晔言于都事許昕昕言于梁士瑩掛一錄
先是二月憲府 啓前司畜崔永慶與逆賊交契甚密鄭彦信通
書中所謂崔孝元亦指此人參謀相厚據此可見請削職三 啓
不允至六月正言李洽又 啓請削爵 答曰崔永慶予不知[illegible]
詐人逆賊交結時無現著可據之事眞之末爲不可不須削爵[illegible]
允之己丑錄
至是八月拿來推鞫供曰臣少孤貧病無田可耕居城中[illegible]
廬四十年癸酉年爲虛名所誤濫授六品揆分難堪[illegible]下晉州杜[illegible]

門屛息二十年今若不幸爲奸惡所構陷臣性本愚頑不能隨人
俯仰爲世所憎嫉久矣今奸黨以臣與逆賊相交指以爲三峯臣
與逆賊不知不交國人之所共知之丁丑喪子上京逆賊因李濚
來見哭泣之中但一見面臣若不直達則人無知者何敢以一身
死生欺罔天日乎臣若與相交則逆賊文書中豈無一度書札乎
弔喪時觀其爲人狡猾太甚故臣常戒安敏學李濚等勿爲親厚
且萬場洞之說平生所未聞年逾六十杜門屛迹之人五六日程
豈有與賊相厚之理鄭彥信簡札有曰崔孝元云君起華簡札有
曰崔丈云臣不知其所言而必是浮雜之輩自相告語臣於是非
萬無干涉況三峯之說尤爲無理凡人別號必以平生工夫所在

或以所居山川爲號臣所居沮洳澤畔有何據而爲此號況三峯者奸臣鄭道傳之號臣其敢蹈襲以自汚乎奸黨之萋斐成錦粘榜街巷或誣引陳疏終至於嗾人誣告必欲殺之而後已眇眇一身何以自明所恃惟天而已

永慶供自某年以後不復相通云云 上下逆賊與永慶書數紙乃某年以後書問何以欺罔永慶供曰老病昏忘初不省也然臣則實無便不能作答矣鄭澈曰老人容或忘之若逆賊文書中無渠答書則可知其不忘永慶遂得免刑 魯西集 日月錄

一說永慶對以不知逆賊 上不直之鄭澈請訊 上以爲處士不可加刑釋之 涪溪記聞

上又下一詩于鞫廳曰永慶筵中有此詩乃渠所自作此何等詩耶其末句有牛溪一夜風生虎仙李根搖有髮僧永慶供曰臣本不能書今見此詩所書字體茫然不記何人所書臣平生不解詩亦不喜詩家事此豈所敢作變生之後人皆去文書且聞崔三峰之言亦已發月臣心淡然無所犯故不敢焚去文書安而待之臣之所知唯李魯能詩喜道人詩句恐此人聞此而傳送今觀其書非魯所書逆賊通書事臣當初納招專未記得故不即並達逆賊因李潑來見事他人不知猶且不諱豈獨諱此一張書自陷欺罔乎臣非欲探知朝廷常時說辭不能端順見嫉於人常患多口故只欲聞嫉己之言至於癸未李珥被論或以爲臣所爲至謂臣三

度來京云平生虛謗不少故欲聞世人謗己之言也臣喪子今十四年尊廢食飲只欲度日朝夕待死豈有欲聞朝家事之理臣聞今年京中多般虛說傳播安敏學輩必欲殺臣而後已故臣欲詳聞其奇耳請囑脫人罪事則己卯年間以州居士人等爲豪強陷於不測此皆冬一裘夏一葛者決非豪強而見憎於人故臣以此通書耳圖得弟官則臣窮不能奉先祀欲使弟爲鄰邑守令此則萬死難贖立夫（鄭彥信字也）蘋齋（盧守愼號也）臣只與此人相知而已豈敢以此爲窟穴乎推究入　啓　傳曰崔永慶金榮一放送阮　啓

（李洽李尚吉具啓）崔永慶以詭性陰慝之人其在平日締結逆賊及潑洁彥信兄弟以尹起莘金榮一輩爲腹心朝家動靜贓政得失莫不

交通于與變生之前汝立越境來訪於其家親密綢繆之狀昭不
可掩及其被拿乃敢以曾未相識不通書札網括而賊書一張不
能盡去交厚之迹始不逃於天網之正况其弟以習通時事終斃
杖下起莘方同罪受刑而遽見放釋請更鞫依律定罪金榮一請
命遠竄　答曰永慶不可更鞫榮一不須遠竄於是諫院請
啓更鞫憲府　啓請遠竄（諫院具宬李尚台等　憲府宋象賢張雲翼）九月　答諫院啓
崔永慶越境相從之說出於何處言根詳啓諫院　啓曰以逆賊
簡札所謂頭流之約觀之其平日親密無疑且逆賊來見永慶判
官洪廷瑞言於都事許昕云云　命洪廷瑞許昕崔永慶拿囚永
慶供曰此禍之作往在丙寅丁卯李珥之出舉世咸謂古人復生

臣獨笑其不然厥後或以臣有先見之明於是李珥之憤極矣儕
輩門生不容於清類者指臣為怨與訛造訕詀榜街巷終至中外
合說幻出無形以至此極人家書札皆投烈火臣聞三峰之說已
過四朔而此心淡然凡雜文書不為投火云云 昕怡 引監司金睟
命政院招睟問之 引晉州訓導康景禧廷瑞 引邑官鄭弘 之瑞引
祚刑一次後放送永慶死於獄中永慶在獄當病委官使醫診視永慶
徐縮眉曰遠病非委官所能治終拒不聽時 上聞其病 命罷
刑永慶雖久係常危坐未嘗一日臥顏色揚揚然如昔食罷神氣
遽悉就枕林士吉 同係人 膝傍人皆驚怪家人欲試之請寫一字永
慶徐起大書一正字字畫已訛顧士吉曰公能識否肯須而卒九

月初八日也 守愚行狀 己丑錄

一說永慶招洪廷瑞居官不滿人意鄙其爲人累請見不許以此做作無形之言臣病不出門已久安與汝立相會於七百里之外鞫廳請拿廷瑞廷瑞蒼黃失措謂監官鄭私祚曰此言聞得於汝汝毋隱諱私祚大驚曰何以發此言夢寐所不知之言何以及之於余及鞫問私祚曰距永慶家六十里雖有此事何能及知永慶杜門不出鄰里不知動靜况在遠人乎刑二次放之廷瑞知其反坐以毒饋永慶云 掛一錄

憲府 啓曰禁府不嚴使罪人得以自盡色郎廳請罷依允都事康宗允以不謹救護鞫廳 啓罷

初賊黨皆言吉三峰爲上將鄭八龍鄭汝立爲次朝廷遂尋吉三峰所在各道以三峰捕送者前後無限其時逆黨李箕李光秀等或言往全州吉三峰家時年可六十面鐵豊肌或言年三十體長面瘦或言年可五十餘髥長至腰面白而長其後金世謙言三峰非上將乃賊之卒徒居晋州年可三十日行三百里云又有一賊言三峰本羅州士族云厥後有朴文長言三峰非吉姓乃晋州私奴崔三峰云不久外間浮議紛然或言三峰居晋州年可六十面鐵而瘦髥長至腹體長或言三峰乃晋州崔永慶也或言前一年有士人過全州萬塢洞有賊聚會射帿永慶首坐汝立次坐云云人有聞而疑之者曰永慶居晋州而年六十面瘦而鐵身長髥亦

長又有萬場洞之說外間所云無乃近耶李恒福聞而疑之曰諸賊所供各相不同年紀老少形體肥瘦前後實狀今乃摘出諸供中與永慶相似者數語湊合而乃云一賊所供依然是崔永慶此非外間悠悠浪傳必有明知鞫獄曲折者巧為機穽驅永慶而納之於三峰先播浪傳使之熟於人聞也及其執獄恒福為問郎鄭澈爲委官一日退歇後廳招恒福問崔獄恒福曰自此獄以來已過歲序何嘗有一人指永慶為三峰今無端以道聽牽困處士不幸而死則必有公論相公何得辭其責乎澈大驚曰我與永慶平日雖以論議相角豈至於欲相害此出於本道訛傳於我何干恒福曰非謂相公陷之知其無根而坐視不救豈推官之體名曰逆

獄囚繫滿獄推官固不敢一一伸理至於永慶因中之尤無根可名者且是孝友處士何可不救澈曰我當極力救解再鞫之日永慶略陳時事且及與牛溪異論之由鞫罷澈退後釀招恒福色頗怫然曰君觀其供辭是何也君之崔公甚不好也恒福笑曰我與永慶素昧平生何得言君之崔公第相公不悅者無乃言及時事耶曰然恒福曰然則相公初不知永慶也永慶所以異於時輩者以其論議不同也未再鞫之前已可知之若於嚴鞫之下苟然盡喪前日所見區區強爲謟說以冀幸免豈真崔永慶也今之所供不變初心所以爲高處然此則都不須論今之所鞫者只問三峰與否論議何干獄事澈欣然曰公言政是我未及思也後又曰我

已得救崔之妙策矣創草已具且與西涯約若刑推命下聯名救之則可諧矣恒福曰柳果有是約耶澈曰已成金石矣其後因公事到柳成龍家極論崔獄之寃成龍只答數語恒福因言大臣不可不救成龍曰如我者何敢救解恒福累累極言成龍乃曰吾人不可如是太慷慨世道甚險切宜愼言恒福曰余與崔本無半分交誼誰敢疑逆成龍曰世事不可測事至波及人誰得脫千金之軀千萬愛惜白沙集。已丑記事。眉叟許相穆嘗書[illegible]曰白沙遺稿有已丑錄載先生寃事甚[illegible]聽用事者言遂之有僞作已丑錄行於世初鄭澈聞逆變自高陽入城李貴與辛慶晉偕往力陳公平鎭定之意曰以師平日爲台監春春今日擧措若失士望則必累及以師澈曰君輩之言正是吾當盡力行之未幾

澈代鄭彥信為相時獄事波漫濫及無辜澈不能鎮定以致狼狽至於鞫問之際有時沈醉戲談大失人心貴與成文濬偕往極言時事曰公不用吾輩言以至於此澈掉頭搖手曰君之前言極是如此之輩非吾所能鎮定（延平日記）鄭澈嘗於省座指永慶曰彼漢斫吾頸欲如此以手畫其頸因大笑柳成龍曰此非戲談之地人皆以而見為謹慎君子李涵為虛妄君子謹慎與虛妄雖不同其為君子則一也澈顧謂李山海曰吾之所為非戲也他日以余為構殺永慶之時欲以為口實也成龍微笑山海默然（混定錄）永慶之弟餘慶舊仕在京以謗簡論朝廷是非送于永慶 上悉之刑一次而斃（石室語錄）

永慶文書中李黃鍾書有桎詆時事以至逆賊爲士林之禍於是獄事遂重 命拿黃鍾刑訊致斃 白沙集 日月錄

李彦吉爲金堤郡守時還上倉穀十餘石題給汝立鎭安縣監閔仁伯告彦吉備給百餘石以此死 掛一錄

韓百謙以震吉甥因甚 啓受刑一次 日月錄○掛一錄 百謙受業於閔純

申湜名在汝立門生錄被逮供曰曾與逆賊一不相通書札 上下書名湜者一張湜曰南中有鄭湜者又下其甚中問禮姓名者一張刑一次 日月錄

金尚憲在瀋陽時與湜子得淵同處得淵力言松江欲與之相好而厥爺不答故搆誣云 石室語錄

金憑素與汝立不相得成隙有風眩目寒觸風淚流鄭賊磔尸時

百官序立適日寒涕流累以布拭曾與白惟咸有隙甚 啓以爲

哀泣搆殺之自是朝野側目 逌溪記聞

時李潑白惟讓鄭彦信出於逆招其餘或出於臺 啓或出於書

札而憑之死尤爲冤枉云 混定錄

十月以李潑等事 命招大臣及禁府堂上議 啓初三日政院

啓昨日委官 啓辭李潑等家籍沒與否他大臣一時議 啓

事 允下矣遣問事郎廳收議乎會于一處收議乎答命招議

啓仍 傳曰禁府堂上亦爲 命招

同日二品以上秘密收議入 啓 仝上

備忘記李潑浩汲等按律定罪事在不疑 而群疑如此當從群議

矣予觀大明會典有逆外籍沒之文然則雖非逆賊有籍沒之法矣永樂時夏元吉因事籍沒此則雖非大罪有籍沒之典矣古者多有籍沒其家之事我 朝亦有前例況與逆賊結爲心腹合爲一體同謀之迹實著諸賊之招情狀昭昭天地之所不容者乎其不能取服明示正法失刑甚矣今不籍沒其家不足以嚴討賊之典洩神人之憤李潑洁汲白惟讓曺大中護 逆凶悖惡上不道并籍沒事議 啓諸議并以未取服遽定籍沒有後弊爲 啓十四日 傳曰李潑洁汲白惟讓曺大中家并籍沒 見時政記

先是二品以上收議時右相柳成龍議 啓曰罪人必承服而後有籍沒之法今此數人皆不服而死殊爲未安云至是有是 命

西崖年譜

東南小史卷之三

洌水丁若鏞 輯

萬曆十九年辛卯(我宣祖二十四年)安僉樞邦俊嘗陳疏云李潑八十之母十歲之兒俱斃於杖下其爲凶痛道路皆言其日記中曰李潑母尹氏年八十壓膝而死諸孫皆八九歲亦不服死家僮十餘人無一人亂言而死以潑之孝友竟至於此天也

二月儒生安德仁等五人(李元長尹宏李瑱李景履)上疏詆斥鄭澈誤國 上引見問何事誤國對曰爲大臣沈于酒色其誤國事必多 上曰酒色豈爲誤國諫院合 啓鄭澈性偏多疑好同惡異汲引所好廣樹私黨君子聚其門日夜如市擅弄朝綱恣行胸臆威制一世莫敢誰何至於闕中

爲政私招銓郎指揮注擬使之停留政事欲引外任之同志者則陰嗾言官故
以微罪彈論且與宋翰弼兄弟結爲心腹接賓鄕家及其 下敎捕捉飾辭
待罪猶且匿實與之譸張論議自 上判決之訟翻制訟官必欲沒于嚴詩
等拿來時乃生救解之計密令淹留中路不即就訊使臺諫論執常布上
章尤以縱酒荒色蕩毁名檢國人醜之閭命着配外假寵浪費使媢嫉
及其肝肺盡露無所自容而猶不畏哉淳薄愈深請罷職令人白惟局蹐
澈爲其心腹主張時議擅弄朝廷進退在手威福由己勢焰益熾縱恣濁
亂請罷職 上曰私招銓郎彈論外任的指其人具着顚末以啓回 啓盧稱爲
銓郎時私自招去外任則閔定命崔涑金澥矣 答曰相職既免不須罷白惟箴
事依 啓閏三月十四日兩司合 啓領敦寧鄭澈擅弄朝綱裁制一時請

罷依 啓

十六日 傳曰古者罷黜大臣榜示朝堂所以昭示罪狀於國人之耳目而懲後人也今此鄭澈罷職承 傳依古制榜示朝堂

六月二十三日大司憲李元翼執義金玏掌令趙仁得尹覃茂持平李尚毅鄭光績大司諫洪汝諄司諫權文海獻納金敏善正言李廷臣尹㷡等合 啓前領敦寧府事鄭澈及白惟咸柳拱辰李春英等交相朋比濁亂朝廷欲陷異己之人敎誘湖南儒生上疏名御碩儒驅入逆流欲盡殲滅云云請幷遠竄依 允 都政吏曹擬白惟咸柳拱辰於學官望 上震怒敎曰白惟咸等朋奸黨邪美權亂政薄示譴罰於是身幸矣總罷其職叙命未下乃敢隱

然擬諸師儒之望試予淺深其欲以此輩冐居函丈導廸多士俾皆學其汚險之術耶問何官出言擬望乎以正郎尹𡶯先出言爲對　命同叅堂上推考𡶯拿囚捧供　上以爲有指嗾之人詐以不實則刑推更問仍　命削職於是兩司揣　上意以鄭澈白惟咸柳拱辰李春英等即是奸凶而不即正罪引避　上荅曰鄭澈之他罪姑舍惟其陰囑湖南之儒構誣呈疏悉擧一代名卿士大夫之異己者盡驅之逆賊之黨期必屠戮殲盡而後已及其奸謀未售肝腑將露自知其勢窮辭迫又嗾臺諫脅制　君父終得以售其志惟此一事求之古奸鮮有其比其心之慘毒鏌鎁爲下念之令人氣塞

大司憲李元翼執義金玏在外掌令趙仁得尹暉茂持平李尚毅
鄭光績大司諫權文海獻納金敏善正言李廷臣尹暐等合 啓
曰鄭澈本以剛愎之性常懷忿懟之心乘國家不幸之時竊居非
據之任謀擅國柄廣植私黨日聚浮薄之徒締結陰險以傷人害
物爲心至於政廳郎官公然招去使 殿下不得爲政專擅已極
同列大臣視若仇讎外若親厚內宗媢嫉入侍 天威之下與李
山海有若同寅協恭者然恣行欺罔且於稠廣之中呼柳成龍姓
名顯加侮笑黃愼將赴北評事而急於進用托以望輕論遞旋郎
歷通清班金瓚閔定命崔沬方爲守令乃以微失劾歸其誣上行
私至於此極奸宄陰孼癈棄多年善於推占相與爲密擢寘洪仁

傑之居官別無聲績以結婚之親過加褒奬至陞堂上來輸卿兄
㝵實是叛王之奴而匿諸京家至於妻妾混處凡百凶謀秘計无
不謀議 啓下已決之訟迫令該官攺決丁巖壽等陳疏實非多
士所為潵二三門客承其指嗾以成其謀誑衆者若干人亢載疏
中幸賴 聖明洞燭其奸命遞罷相職以示貶薄之意為潵者所
當杜門省愆之不暇而日聚私黨日夜謀議公辦酒肉官馱妓工
往來游宴於江湖此果獲罪 君上退伏惕慮之意乎至於劾罷
其職榜示其罪之後猶不知戒橫行閭里出沒諸處悪天尤人无
所不至或以削職罷黜籍欺撓功臣其他極凶極悖耳不可聞口
不可道之說爭相煽動將啓國家无窮之禍罔極之罪可勝言哉

請削職遠竄以為植黨專權脅君擅國者之戒焉白惟咸柳拱辰李春英等交相朋比濁亂朝廷請并 命遠竄 答曰依 啓澈配明川餘皆西道

上以澈大臣 命移晉州 諫官 啓曰惟咸等定配敢生營救之計或西或南擇其便近處四面樂麗之意如是乎請罷禁府堂郎於是分竄惟咸慶興拱辰慶源春英三水兩司合 啓鄭澈罪惡曆有其極而苟非黨與為之助張聲勢則澈無所售其奸右贊成尹根壽性本輕佻加以險邪自少結交皆咸里也當澈之擅國用事奔走其門有同奴隸陰謀秘計晝夜共議且與白惟咸結為婚媾益固朋比之勢判中樞洪聖民外飾儒名內實陰險初東銓

柄擅擬趙憲謀爲網打士林之計及爲憲長百計搆捏托於鞫獄之說鉄陷相臣於不測之地平日所經營莫非助成奸凶之勢擠陷異己之說出按南服常懷忍慾凡百機務亦不經意及於勳盟上來激極力圖留遲延不發驪州牧使李海壽賦性邪毒見棄淸議常懷忍慾怏々鄭澈得志之後聲勢相倚以助陷害頻爲長策以引邪黨爲急務常以謀害相臣日夜經營住爲已事歷抵公卿之門遍探可否爲正論所折終不得遂其意襄陽府使張雲翼本以浮薄之人性且陰險奔走權門如醉如狂爲澈鷹犬倚付噓嗤此四人等爲澈羽翼請并　命削奪官爵　答曰依　啓尹根壽元勳只可罷職

七月初五日兩司論劾前臺諫承權奸指嗾論救丁巖壽等乃寢

拿命并罷職依 啓丁巖壽在鄉未捕洪千璟逃躲梁千頃姜渢等在京就捕訊問以救之狀卽鄭澈之相嗾承服竟於歿杖 同月又因臺 啓竄洪聖民富寧海壽鍾城雲翼慶城

根壽削職又所 啓鄭澈之罪大惡極國人所共憤 禁府之配明川已為可駭自 上移配南方便近之地距本家數日程與窟穴私黨交相往來謀議猶有不可測請改配兩界於是鄭澈改配江界禁府都事李台壽押到順安馳 啓罪人病重不得趲程押去 傳曰台壽不畏朝廷押去奸賊不嚴任意自行徘徊留連拿鞫遣他都事押去鄭澈賦性狡猾奸毒既到配所交通雜人未知作何罪狀嚴加圍籬可也 見時政錄 日月錄

初鄭彥信之謫甲山也府使申尚節待之頗厚御史白惟咸處得其私書以責之并欲陷鄭未果人多言鄭澈意也及澈竄江界府使趙瑗亦厚接焉臺諫之論下瑗吏人以為報惟咸之舉東西之禍至此酷矣 見荷潭錄

兩司合　啓兵判黃廷彧猜險貪饕汎濫鄙陋不可勝言自託國婚之後驕橫益甚人或警之必奮然曰不過失一兵判耳勳府尚存右丞旨黃赫自少無賴不容人類自言鄭澈雖失勢我則托婚於國山海成龍可圖澈之不復入不患也此父子朋奸黨逆當口國家下婚於無行之家手戶判尹斗壽構陷士類羅織無辜無非此人所指劃左丞旨柳根去就惟視炎冷雖澈之奸疑其反側而

不信乃亟付鼠伏方在衰中各夜伺隙黃海監司李山甫締結權
奸合為一人司成李洽趍附諂媚無所不至人或有言則必攘臂
大言小人之名自吾當之兵曹正郎(缺其名)一從指嗾謀陷大臣禮
曹正郎金權陰謟朋比曲護私黨高山縣監黃愼托為反獄之說
誣陷大臣使其計得行則必至空國而後已其補外怏怏憤怒司
果貝寃秘迹出浸遣爲無根不道之言請并罷職 答曰風聞之
言不無失實兵判乃元勳黃爀豈如是乎尹丰壽寬厚有才智柳
根文藝之士予甚惜之此四人不可從李山甫以下依 啓(見日月錄)
臺 啓又論黃廷彧等四人比金安老三黜三入又引紹聖之事
答曰兵判多有施措盡職之事元勳秩高之人有何不足而肆

行會鄙等語風聞失實或有放浪花柳之失不足深咎銀臺會鄙等語風聞失實尹斗壽誠可用也柳根輕躁不過一詩士予嘗愛其才大槩巨慝已去餘黨繼黜自餘諸人蕩滌收用務令鎮定未爲不可不 允兩司欲去斗壽爀等連 啓至請斗壽爀遠竄爀得罪朝廷國婚不可行於同狗彘之家請改定 答曰匹夫婚事不可失信況千乘之主乎斗壽竟竄洪源爀削職 見日月錄

是歲春斗壽因請倭情 詳下壬辰錄 使臣金應南之回上嘉斗壽先見 特命放還臺諫請勿放 上命移配近安又啓歲壽等拿來臺諫承權奸指嗾論執不可請并罷依 啓大憲崔滉執義成泳掌令沈喜壽尹暹持平申礫爲遞民大諫李增

司諫吳億齡獻納白惟咸兪大進正言姜燦李洽也（幷時政錄日月錄）

八月又啓　啓前吏議朴漸汲引論邪布滿朝廷請削職忠清監司李誠中士類中人與聞鄭澈謀議舍人禹性傳好生詭異之議脅持公論黨護鄭澈請幷罷　答曰朴漸李誠中依　啓禹性傳素多人言出於賊招賊札者匪一此人近十年徘徊於外頃者一再入侍爲人甚險不可只罷削奪官職誠中爲副提學上劄論儲事禍本由此大諫李德馨避嫌疏畧曰延日方請追論奸黨之罪而小臣妻父李山海之名連出於彈章隨參論列亦有所碍請遞不　允（見時政錄日月錄）

九月大諫洪汝諄　啓崔永慶爲吉三峯之說不過鄭澈陰嗾梁

千頃兄弟及姜涀等使之做出而殺之請拿問千頃等依 允拿囚嚴刑千頃囚任禮臣等并十餘人獄官不問仍鞫千頃以輸情爲恨千頃妻從兄奇孝曾謂千頃曰殺人之律當分首從爲首者獨死而從者例減此事必引鄭澈然後汝可生矣千頃遂引鄭澈乃得減死決杖定配并死於決杖之下姜涀海改名衣幕疏曰誣服臣姜涀臣於路中偶然傳聞傳說於金克家克家傳說於應祺本非臣所使若以傳說之罪定律則臣亦無辭若以誣陷之罪行法究枉罔極云云見日月錄

千頃等獄死時恒福居閒得見其供辭當初互相揑造煽動分明是千頃等所爲始信前日髥長至腹等湊合之說 定是千 頃

亦為矣於是副學金誠一請雪崔永慶寃死事 命議大臣後復職

己丑錄

萬曆二十年壬辰我宣祖二十五年四月倭寇深入三十日 大駕去邠

五月五日咸初一日駕次開城召還鄭澈同上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我宣祖二十六年十月 大駕還都聞永慶妻子飢

餓將死 命該司給料賑恤十二月澈病死同上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我宣祖二十七年五月前縣監權愉上疏曰奸臣搆

陷林下之士快其私憤歸惡於國 上問林下之士為誰對以崔

永慶

十九日喪人鄭宗溟上疏辨誣不叙 傳于政院曰三峯之言具

時賊招則有之鄭緝則予親鞫之緝招無此言矣宗溟疏有所云云有是教

二十日　傳曰故司畜崔永慶爲奸臣挾憾搆陷寃死獄中追

贈伸雪事下吏曹　贈大司憲

於是兩司論鄭澈搆殺崔永慶陽爲救解陰實擠陷請追奪正言

朴東說避嫌　啓畧曰其時自　上下永慶搜來四韻詩澈對以

癸甲兩年流傳之說此永慶不能詩非永慶所爲　上曰永慶何

知人澈對以居家孝友又尹斗壽新爲都憲澈貽書曰年少輩爲

此論須力遏之若以乘機擠陷罪之無乃寃乎　答曰予未知

此間事亦未知某人所爲但永慶爲毒物所害則明矣予命

放之而竟不得免焉死於獄中加以自死之名天地之間其寃極矣

噫予朝夕當退之人也故欲伸其冤於予在之時百年後雖惟尼無所色矣若其是非自有公論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如予言達天人如坐針氈上何能知之大司諫李墍司諫李尚毅獻納崔瓘等避嫌 啓鄭澈賊性剛愎忌克媢嫉是事排陷異己睚眦必報常恨崔永慶作言其奸狀挾憾懷憤適乘逆賊之變做出無形之說遂成其罪及其推究無所自 上特命放釋則陰嗾言官更生罪目竟死獄中臣等欲論澈誣殺善士之罪而正言朴東說有異議以致公論不張云云 答曰予只自沉滯卿等何必辭於是府 啓請李尚毅李墍崔瓘出仕朴東說遞差遞與諫院合啓請追奪鄭澈官爵副學金玏等劄論連日不已

八月憲府 啓崔永慶常以鄭澈爲素性小人心常銜之做出無形之言一則曰吉三峯二則曰崔三峯終以三峯是永慶永慶旣死之後猶未快意反以理屈自盡爲言雖祖珽續百升之謠南袞成走肖之讖亦不如是陰慘鄭曄者敢逞私臆抑止公論不得不論此一人以扶國是云云 答曰鄭澈論之恐汚口置之可也時玉堂鄭曄兩司尹昉申欽李慶涵李時發辛慶晋李晬光趙守翼等立異見遞

十一月十一日兩司合 啓請鄭澈削奪官職以正王法事依

啓 傳曰故領敦寧府事鄭澈以蛇蝎之性懷鬼蜮之謀毒氣所鍾惟以傷人害物爲事頃値逆變入秉朝權幸國家之禍以爲

一已逞憾之地廣置爪牙多張網羅或使山野陳疏或令臺省上章澈皆親自指授或手自草疏略不顧忌打盡異己爲穽國中以爲陷人之具凡以睚眦被擠害者不知其極姑以著者言之崔永慶本林下士無與世事而但其平生嫉惡如仇常以澈爲索性小人澈心常銜之至於樞府會議之日倡說嶺南有名士人黨逆者意指永慶欲起大獄因以盡陷一道士人適有力辨者澈乃白遣近臣于嶺（御史吳億齡）使之直向晉州經宿永慶欲採其言以成搆禍之謀而其家不爲誣詐奉使之人亦不從澈意更與其黨造作飛語一則曰吉三峯二則曰崔三峯終曰三峯是永慶也自唱自和便作尋常說話傳播國中人皆飽聞然後方始起獄自 上察

其寃 特命放釋而又嗾臺諫請鞫至於鑿山通道越境相縱爲言其言之陰譎如此徹又於稠中乘醉以刀擬頸曰永慶之於吾欲如此其處心積慮欲爲報仇之計渠亦自不能掩覆也百般羅織竟致瘐死雖祖珽續百升之謠南衮成走肖之讖亦不如此之慘其恣行胸臆傾危賊害之狀昭然甚明有目皆見有口皆言推意好惡出入人罪雖出於賊口而徹意所好則必爲之中觧如南袞經之類是也雖不識賊面而徹意所惡則橫被連累以死者如崔永慶之類是也至於擧國稱寃公議日憤則乃曰 上意如此我輩無如之何快歸於已而歸惡於 上其爲用心巧且慘矣爲惡者身無存歿時無古今皆可討以誅不可謂事之已往而置而

不論 追奪官爵事下吏曹見東閣集

於是士林公議峻發湖南有追雪六賢之論六賢者東巖南溪及

鄭困齋介清柳夢井清溪曹大中鼎谷李黃鍾晩翠也崔守愚永慶因大臣議先已伸雪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我宣祖二十八年春臺諫及湖南儒生羅德潤等連

上疏劉言己丑獄連累人寃濫之事且引寒朗論楚獄一節責朝

臣之不言者云云

上 批曰爾等之論至矣當議處焉

領相柳成龍 啓曰近日臺諫及外方儒生連上疏劉言己丑寃

獄事責朝臣之不言者臣等當叩頭慚謝之不暇何顧更有論議

國運不幸逆賊之變出於縉紳之間方其獄事之始起也自

上已慮有波及之患以玉石俱焚爲戒 德音屢下若使其時當事按獄之臣推廣 至意漱問明辨以得其虛實輕重之情不以一毫私意叅錯於其間則除元惡大憝及律所應坐者外其餘雖平昔交遊而未知逆謀者及一再見面一二書往來者與出於告訐出於風聞者皆當次第伸釋使情罪相稱若是則人情皆服而寃枉得伸夫是之謂天討亦所謂王法而當時則有不然者其源實出於近年以來朝廷分裂形色彼此所謂一邊之人旣假此以爲收司連坐之計故其投合時好希望風旨投疏羅織者相續於公車之下而上自大夫下及韋布之士動足搖手皆在指目之中少有一言必陷於營救之罪所以三年大獄寃楚萬狀而無一人以事狀

徹聞於冕旒之下此則群臣負國之甚均有其罪未可專咎於一
人也方事變之初悉開放釋之門 天恩大霈曲究盡洩其所以
慰解人心祈天永命以立中興萬世之本者寔非偶然也惟其如
是故罪籍中生存者幾盡蒙 恩而獨有亡死之人如崔永慶鄭
介清栁夢井李黃鍾等未得一時昭雪永慶則特出 上命而臺
諫紬論既為洩寃又加 贈爵凡枉聞見孰不感激而介清夢井
黃鍾之類雖人品有高下被罪有先後而其為寃枉則一也介清
則於湖南人中尤有名稱平生以學術行檢自任而因偶然一篇之
著論以至於滅身寘羅德潤輩千里裹足叫 閤訴寃也大抵大
兵大獄漢唐之所以亡國也故大獄之後必有大兵理所然也今則

人心懲毖於既往邦命一新於將來匹夫匹婦若含冤於重泉之下而不得見白則幽鬱之氣亦足以上干天和而為國家刑政之累非小事也臣等之意介清夢升黃鍾等特 允儒生之疏意加伸雪而此外未及舉名於疏劄者亦多有之依上 下教法當緣坐外悉為開釋之意令義禁府詳細開錄從其所坐輕重一體省釋使解網之 恩普被窮泉覆盆之下則其於維新之政所補不細惶恐敢達見西厓集 答曰後當面議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我宣祖二十九年逆賊李夢鶴韓絢連起左相金應南為推官治獄覺平物議洽然稱之曰宰相治獄果如是矣時左相陳達 榻前放釋湖西任環等二百餘人湖南三十餘人冤

事之日 上引見下教曰賴卿明白辨覈無如己丑冤死之事予甚嘉尚左相起而對曰無非 聖上之德也豈臣之力也因進曰臣豈敢為死友欺罔君父乎李潑不知汝立之凶逆而與之相親罪固當死而至謂同參逆謀極其痛矣 上默然不答公郎出宮門外歎曰吾雖見景涵於地下可無愧矣吳判書晩翠翁自 筵中出謂人曰今日左相能陳不敢言之言如是可謂人所不可及也其前數月洪判書晩全翁上疏極陳東巖兄弟冤死之狀而且曰至於杖殺八十老母壬辰倭變職競由此 上震怒特 以守洪州城斬賊魁夢鶴故終不之罪也見撫松小說

是年洪晩全可臣任洪州時因求言封事上疏曰臣伏讀 聖旨

曰寃死之臣既命復贈而泉壤之下尙有未得雪寃者乎臣聞叛
逆大惡也刑戮大法也擧大法而加大惡天下之人孰不以爲快
乎不幸而所謂叛逆之人起於無故之日生於縉紳之間蔓延波
蕩之禍不辨玉石之焚則天下之人心必有懣然不平者矣嗟呼
己丑逆獄之條言之氣短逆臣汝立口誦詩書性實包藏及其失
志狼佷陰懷悉懟潛引無賴之徒鼓生財天之詐神誅鬼殃未一
旋踵孥戮之刑上及祖先固其宜也至於二三朝紳則皆是一時名
流特爲好善不擇人聽言而不觀行書札問答之間妄論時事是
非是則不無其罪而謂之同參逆謀以圖不軌則萬不是矣今不
問理義但以利害言之此人皆早得時望隆被　聖眷朝陞暮

遷爵位通顯公卿之位可坐而致富貴之樂不求而至何敢背順
效逆違安就危以苟僥倖於萬死百敗之中哉原夫朝著分裂士
論角立激揚進退之際未免形迹太露故一種輩流含憤切骨窺
伺間隙以售一網之計者不日月矣逆竪之變適當此時御史無
寇朗之謇諤大臣竊趙普之樞軸爭相誘掖引鍛鍊百端至於年滋
兄弟非但自身已矣而老母弱子并斃於嚴刑之下緣坐流竄更
胥興嗟上天至仁寧不於此盡然而有傷乎到今七八年間國言
藉藉衆情哀菀朝臣之中盖嘗屢以伸雪爲言而斬伐之餘士氣
摧折僅能微 啓其端而未能究極其說以待 殿下自悟之日
嗚呼歲月逾邁如川之流而世變反覆無所不有 殿下不於今

日而照雪未知何時而可雪耶 殿下之心豈明於崔永慶而獨暗於此人哉誠以左右諸臣無能具此曲折奏徹 冤號之下故一國皆知其冤而 殿下獨未知之耳冬陰之後必有春陽 殿下今日之間其惻隱之呈露乎 同上

十二月前義禁府都事羅德潤等陳疏請伸六臣之冤略曰潑浩於澈平日水火 殿下亦已知之矣 同上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 宣祖三十年 前正郎朴惺上疏請伸六臣之冤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 宣祖三十一年 前正字曺守弘陳疏請伸六臣之冤 同上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 宣祖三十二年 八月初二日前別座羅德俊等陳

疏請伸六臣之冤 批曰大抵是非當出於朝廷爾等之論雖勤不須每煩同上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我宣祖三十三年春李相恒福體察于湖南 上使譏察逆鄭李相馳 啓曰逆賊非如鳥獸魚鱉處處生產之物難以譏察人皆誦之以爲奇談見荷潭破寂錄

李相嘗侍 講筵罷左右史臣皆辭退李相獨留起拜曰臣嘗欲一番 啓達而有意未果者有年矣臣猥荷遭遇致位匪據將福過災生死亡無日不得暴白於 君父之前則臣死不瞑目矣 上曰卿勿如是張大第言之李相起拜而坐詳陳己丑獄臣爲問郎自初至終詳知李潑兄弟原情及刑訊供辭誠非謀逆同參之

人也大抵亟變出於縉紳之中 天威震怒人莫不惴慄無人開
陳其冤狀蓋懾於 威怒而然也潑亦曾前與鄭賊相親切終不
免死於杖下而八十老母亦構死此爲 聖世之累也臣有所懷
而惶懼未達者此也 上笑答曰不意如此之言出於鄉口也李
相拜而對曰臣深知其至冤之人而終始畏憚 天威不得暴白
則不但辜負 聖世恩遇亦將飮恨於泉下而其於罪死之人冤
痛未伸者冤如何哉 上顧謂史臣曰此有關於後日之言也勿
令遺漏而詳記之可也其時入侍兼春秋南復圭傳如是曰景嚴
兄弟伸雪實權輿於白沙公之一言云云見楠松小說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我皇祖三十四年五月 上引對大臣白沙進 啓

曰徃在己丑逆獄臣以問事郎終始隨參左相亦同時同參此外無知者小臣多病朝夕溘死則誰復知曲折乎微小被罪者何可盡數如李潑兄弟白惟讓等之被罪有若與賊同謀者然情私不稱渠輩識見昏愚不知其窮凶極惡而敢爲薦拔之罪固不得辭焉至於逆謀竊謂必不知也始出於鄭緝之供再出於任彦儕宣弘福之招彦儕迷暗賤人嚴刑之下不無亂言逆賊乃萬古一惡豈有再出於搢紳者乎泛以交遊必謂同謀極涉曖昧自古叛將賊臣握權篡奪者陰樹黨與同惡爲逆則有之矣此賊身在鄉家潛結無賴謀未發而事先覺士夫安得知之第以渠輩所通書札見之則人皆可怒以其罪罪之人誰敢議至謂同謀宗不近

情至於鄭彥信罪名亦甚寃枉 上厲聲曰卿未可如是說按獄之體隨現定罪李潑非但出於鄭緝而他人之招亦多舉名李潑之與賊親密誰不知之白惟讓與賊連昏不須說也卿所陳者皆出臆料彼皆一體之人也白沙 啓曰若鄭緝其人全無心腸當時幸以 聖上命止勿問故乱引者止此緝如久在傷人必多以此見之其乱引無疑 上曰叛臣豈再出搢紳之言尤爲不可叛臣豈無同黨乎若如卿言而寬之則乱臣賊子何所懲乎白沙 啓曰汝立與黃海道無識人及山僧交遊往來造爲乱言希冀非望之迹明矣臣意以爲決無知者 上曰汝立之出於何地非出於士夫間乎當黨惡之人何可如是論春秋之法尤嚴於乱臣賊子之黨

世見白沙行狀

谿谷張維撰白沙李相國行狀有曰會士禍起相國鄭澈為禍首云公言己丑寃獄事作己丑錄江陵本白沙集載其書今其書亾有改作己丑錄行於世而其文多變更何也眉叟記言白沙李相國事

萬曆三十年壬寅我宣祖三十五年春獻納崔忠元眉城人再劄伏以臣等伏覩頃日 聖批以是非不可不定為 敎大哉一言足以興邦東國其庶幾乎夫崔永慶林下士耳忠孝大節為一代所推重危言清論為衆小所媢嫉奸臣鄭澈見忤於永慶磨牙鼓吻其欲啗沙而射之者久矣特未得其會矣不幸逆賊之變出於縉紳於是澈乃揚臂而起乘時逞憾恣行胸臆聚黨以謀之合勢而圖之嗟

吁永慶烏得免焉其羅織之計構陷之狀欲言則長令人氣塞然論其迹則鄭澈雖殺之而究其情則成渾實主之也何者渾是澈之黨非渾澈不得售其奸也澈與渾交親情密合為一體澈之勢藉渾而重渾之計托澈而行大小論議之際無不預知况於殺永慶一事獨不知之耶以春秋誅意之法按是非定褒貶則渾為主而澈次之千載之下必不免鈇鉞之誅矣惟幸 聖鑑孔昭無微不燭渾之情狀呈露難掩 天札一頒是非的然所謂不待百年而定者正為今日道也然此特論其心耳原其心則可惡考其迹則難明今有二人焉有操刃而殺人者有傍觀而不救者執法之官當先治其不救者乎當先治其操刃者乎此臣等之所以誅

戚渾不救之心而不欲加之以殺人之罪者也夫豈必加之罪而
後方可謂之罪之也至於再鞫論啓之臺諫則奴事權奸賊賢誤
國不可以事在既往而有所饒貸臣等之請罪固非捨本治末也
噫　殿下之於戚渾如見肺肝深惡痛絶則今日之是非不患不
定伏願　殿下終始體念使是非皆得其當好惡一出於正以定
國論不勝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有曰渾實主之非渾澈不得售
其奸又曰合爲一體千載之下必不免鈇鉞之誅渾之情狀今日
畢露人心庶有知識公論可得行於萬世是非庶有所定渾澈爲
一時群小窟穴之主擧世蒙其欺誣未知其情狀則已既知其情
狀則有言責者不得不攻破其窟穴使群小之輩乘時出沒他日

又有黃植非人列澈之子護澈之惡箝制士論杜絕公議九原窮
天之痛雖不足計國事將日非矣豈非時君之責何但嘿〻而已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古之直臣依俙此說故前日妄言云云
耳至於紛紜辭職誠為不可今見劄論良用嘉尚當更體念見崔乱九
逸傳
白沙李相行錄曰壬寅春時議大變群起吹吹拈出己丑按獄為
嫁禍嚆矢至謂成牛溪嗾鄭澈殺崔永慶臺官啓辭有聽訟堂為
嘯聚之地語又有非澈殺之乃渾殺之等語追削官職先生瞿然
草劄曰竊聞三司交章以黨奸遺君罪成渾臣病中聞之於心有
不安者夫渾不可罪也且不必罪也今惡而疏之則然矣舉而罪

之則不可渾少讀書於野老不仕於朝四方之人擧指爲儒士儒而見罪則遠外流聞必將曰成渾獲罪矣土中枯骨何知榮辱來世後生只自摧沮無益國家有擴聰聆況論渾者如言搆殺永慶而不得則曰永慶由渾而死次曰吹噓逆賊是皆不近則迺曲繚繞盤迴旋轉而後僅成今名渾之罪凡幾還而幾易矣乎是爲人求罪非所以因罪治人也今新進後生未會心迹仰人唇舌定我黑白欣然揚臂曰渾可罪非惜渾也盖自功之道在攻渾矣由此言之攻渾之功只歸臣下罪渾之名終歸 君王此不可爲也一介孤臣敢抗朝議罪在不赦臨劄戰慄劄方具有清州人朴以儉承柄臣旨上疏專攻先生曰敵之腹心尚據台鉉先生卽引告不

累上聞二月右相尹承勳 啓近日朝著不靖讒言沓至臣亦在
積謗之中矣頃者朴以儉力詆李某爲鄭澈心腹李某一時同朝
豈不相識謂之心腹非其宗也臣嘗聞李某與鄭澈未嘗私相往
還而李某之得此於時流蓋亦有由近日朝著將有大變寅而李
某居首相之位素不迎合 上旨又不爲浮議所撓人皆嚴憚且
於吏判備擬時時議屬望於柳永慶李某不爲薦引以此必欲擊
去而後已此罪則小臣亦當同受同副承旨朴而章曰外人皆謂
李某與澈相親旣與相親安可謂之不交乎臣聞澈謫去時李某
作詩送之澈亦和之雖非澈之心腹若曰不交云爾則大臣之言
不當如是後數日 上又御講席特進官宋言愼 啓曰辛卯

家在江界謫中有詩曰生涯薛翠嶺心亭弼雲山指李某也 上
曰此何謂也言愼曰弼雲郞李某號也左相金命元曰鄭澈必
以發其李某所以有作非有他意於其間也李某平生無一畝之
宮常寄婦翁權慄之家慄家在於仁王山背後而仁王一名弼雲
則意者李某以是號也至於澈則李某年輩其後素無情分如臣
則與澈相過從以交澈爲罪臣固當先伏法衆色沮而退 玉堂首
倡欲劾先生齊發者七度竟以議不一而罷 見錦陽尉朴瀰撰白沙行狀
七月朝講兵判申磼 啓曰每欲仰達不得矣逬獄時鄭澈啓
啓曰賊言抚湖南之項截海西之口義兵從嶺南起則 宗社殆矣
一云嶺南大指金永慶也 賊 上以小紙 答曰聞此言者必須此謀誰爲告變

郎爲回啓臣以問事郎持封書折於澈前澈甚以爲悶不知所答
乃曰此言人人皆言君亦聞之耶臣對曰吾則無所聞澈曰此言
奇孝曾李善慶言之故聞之臣曰此事重大不可不詰問親啓及
書啓不書奇李以李恒福書啓恒福曰澈自言故聞之矣今乃書
入吾名可闕云云（見鄭臺日錄己丑錄）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我宣祖三十九年）十月前察訪吳益昌等陳疏請伸
大臣之冤畧曰李潑李洁與逆賊所居隔遠初無交分及其父仲
虎爲全州府尹潑洁兄弟爲省覲往來遂與之相見其妄交非人
之罪固當萬死至於逆賊凶謀則豈潑洁意慮之所及哉逆賊僥
倖科第急於盜名執贄求見於李珥成渾之門以爲拔身之地自

此輩渾交口薦拔逆賊之名譽得徽清班則潑浩未交之前逆賊虛譽已隆矣然則見欺於逆賊者豈獨潑浩乎臣等同在一道素聞其孝友出於天性居家行誼無愧古人自其祖先十世連擢科第八世并至清顯以其紅牌作爲屛幛每於祀事之日設於中堂敎勉子弟使無忝祖先則世蒙 國恩思其欲報效者至矣但緣暗於知人爲賊所欺竟使忠孝之志無路暴白而駢首就戮可悲也夫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我宣祖四十年 生員孫克遜疏略曰潑浩之孝友聞於人久矣居家日誦家廟親有疾衣不解帶兄弟四人同居一室人無間言父死未鼓爲至痛養偏慈盡其孝則寧有愛其親而

遺其君者乎請伸寃　韓浩等疏請伸李潑等寃　參奉崔學字
等請伸五臣之寃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二月宣祖昇遐光海君嗣位二月前義禁府都事羅德潤
陳疏請伸己丑寃獄　光海答曰事在先朝不敢輕議當與大臣
商確以處大臣收議完平府院君李元翼議曰己丑年間臣授任
在外因人聞見之事到今病昏亦已遺忘之白惟讓書牘中未能知
大槩李潑等以不愼交游之罪至陷於謀逆之極禍人心之寃憐
痛鬱久而愈深在今快從公論昭雪至寃實嗣服之初慰悅人心
之一大擧措也左議政李恒福議曰逆賊不辭知逆謀則爲逆臣
不逆則爲平人昔故子家子最親於平子平陰之亂一朝而使爲

仇敵王導乃敦之功旗而南皇之事以大義滅親古今天下若此
類何限而向國則為純臣背國則為逆臣龍蛇之判只在俄頃向
背之間豈曰其親不親湀等平日引進逆臣使登顯仕及其誅逆
連累而死勢也然朝家議法則當問政之有無不當護之勢而任
其死也臣猶記當時鞫廳議啓之辞一款有云搢紳之出一次六
已是大變夫豈有兩次立乎云云如曰必無是理則是不與逆賊
也不與逆謀則與凡臣奚擇焉惟其自處則泥首乞死可也臣於
鞫獄之際所見如是已嘗言於同僚 先王引對之日亦以是
啓之頃日 經筵又申前說若惟讓書中所言臣皆不能省記
矣大槩如 上所教故臣亦嘗曰惟讓逆名可蛮官爵不可復也

領府事李山海議曰己丑年間臣罷散在家庭鞫一事不出於朝
報末由聞知雖因人粗得其一二而亦未詳焉大槩李潑等不慎
交遊之罪固有之矣以此陷於謀逆之極禍老母穉子駢首就戮
不亦慘乎自初至今二十餘年人心莫不以爲冤痛而公論始發
於今日此正昭雪至冤之秋也滌去罪案還給官爵豈非幸甚
至如白惟讓書札中辭臣等專未聞知或言他人書辭而錯持
惟讓果然則不可不察而處之也右議政沈喜壽議曰臣伏覩備
忘記 下教委曲得中似難容贅於其間但既謂李潑兄弟不與
逆謀至於平時最相親厚書尺往復推尋迹譽而已則死於知人
暗昧不慎交遊之罪足矣甚至老母穉子亦被刑禍前未所有之

律二十年後只給籍沒恐或未雪九泉之冤至於己丑之獄忝備
臺諫隨忝三省之座而未預於　闕庭推鞫之廳故逆家文書之
未但聞道路之傳今所云云凶際悖逆之言似在李震吉之書札
中不是惟讓之辭云年久之事實未能詳知清平府院君韓應寅
議曰己丑治獄之事末梢臣以承旨或忝鞫廳而至今病昏專未
記憶故李潑等事未能一一陳達矣大抵公論之發久而愈激則
快示昭雪以答輿望正在今日至於白惟讓書札往復之事亦未
能詳知然其時所聞亦如　上教矣諸大臣議入　光海答曰知
道待領相上來畢收議以處且鄭介清其時籍沒與否考啓其時適値逆變且値大亂不得更啓矣

是歲生員姜鳳覽陳疏訟五臣之寃 光海下禁府議 啓禁府回 啓畧曰逆臣汝立包凶飾偽厚誣一世當時士大夫稍有一面之分莫不通書問荅鄭介清等五人同在一道或與之相厚或因書酬酢乃人之常情也及鄭賊刼奸孀女之後士大夫莫不疑訝絶不相問者有年凶逆之謀豈有與知之理乎又曰 先王聖教一則曰非以其人等爲逆謀同叅一則曰問訊雖過是爲後戒其非逆謀同叅則 先王旣已洞燭矣又曰次第開釋惟在 聖衷 光海荅曰姑俟後日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光海元年 三司合 啓請雪五臣之寃畧曰己丑逆獄出於搢紳之間按獄之臣乘時構陷一時名賢并陷於禍網有

罪無辜駢首就戮當時抱冤慘不忍言又曰令我 聖上大霈枋骨宗出於繼述之孝豈可謂三年無改之比乎請李瀣李浩白惟謙鄭介清等蕩滌罪案復其官爵還其籍沒此外冤死之人亟令廟堂盡加查考一體施行光海答曰凡事莫如待時而行予意諭之已盡姑待後日

是冬湖南進士羅德潤前參奉崔弘宇等疏畧曰李瀣李浩鄭介清等已有還給籍沒復其官爵之 命而獨柳夢井曹大中等猶未蒙赦宥之恩臣等請先言夢井大中之冤後及瀣等介清之事夢井清直人也與鄭賊暫有識面之分絕無相厚之端而曾與鄭仁弘為言官論鄭澈與沈義謙同事之罪見忤

權奸及其逆獄之起自 上已有自家定配之命而澈强請拿鞫受刑一次自 上又有停刑之命而澈又容啓請拿鞫一日再鞫殺之後已曹大中剛毅人也與逆賊素不相知為本道都事適有相見而已大中與澈同在一道絶不相見大中之為反界澈要與之見大中終不肯往澈之懷憤非一日也逆賊之初造作流言羅織殺之終有斬屍之禍二臣之無辜受搆至於此極窮泉之痛庸有極乎若乃李潑李洁既無先幾之見果有親厚之分其死寃當更有何恨然不慎交遊之罪終至於滅其身老母弱子並被刑禍此不足贖其罪乎臣等之所以前後稱寃者非謂痛惜其死而只以未暴其非逆之心情請伸之章非止一再矣汪恩既

洽惠澤旁流瞻聆所暨孰不抃躍然臣等之少有所憾者籍沒雖
給而官爵未復至於介清林下一善士也儒林不幸抱冤而死今
承複官之命得蒙 贈官賜祭之榮至有錄用子孫之恩介清之
死與永慶同冤介清之學無讓於永慶以 先王處永慶之道為
今日處介清之法豈不幸矣至於尹毅中以潑洁舅甥之故亦在
削奪之類潑洁已雪則況潑等之族何靳復爵之命乎澈之子宗
濱鼓陳誣罔之跡粉飾虛偽之說假托訟父之冤欲戲沮伸冤之
事人之罔極胡至於此己丑橫禍將復見於今日云云
再疏羅德潤為疏首請伸五臣之冤
三司合 啓自己酉始請潑洁惟讓介清伸冤 光海每以三年

之內不敢輕議爲答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光海二年宣祖升廟後三司更啓請伸五臣之寃累月連啓五月十八日光海答曰公論如是當議而處之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光海三年儒生羅德顯等陳疏請伸五臣之寃生員姜鳳覽等陳疏請還給李潑等官爵追崇鄭介清之贈又命柳夢井曺大中以下並蒙湔汗之恩

生員羅元吉等陳疏請給李潑等籍沒鄭介清復其爵其疏畧曰當初按獄之臣挾憾構誣以推鞫廳爲逞怒之阱或陰誘逆黨使之援引如宣弘福噉伊之招也鄭緝或指無爲有弘福等招但云李潑兄弟與汝立平日親厚此外無一亂言而推官稱以李潑洁之名出於賊招構成其罪目大臣金貴榮啓辭云潑洁等𫉬播罪目只繫於密親綢繆而別

的無同參逆謀之端云云終寘極律以至老母稱子并罹刑禍言之慘矣

右二疏未詳年月而似在此年故附此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光海八年六月初四日儒生柳光烈等陳疏請伸五臣之寃疏入踏啓字下禁府十四日禁府回啓請伸雪

答曰依允時朝議庬乱未及復官爵

東南小史卷之三